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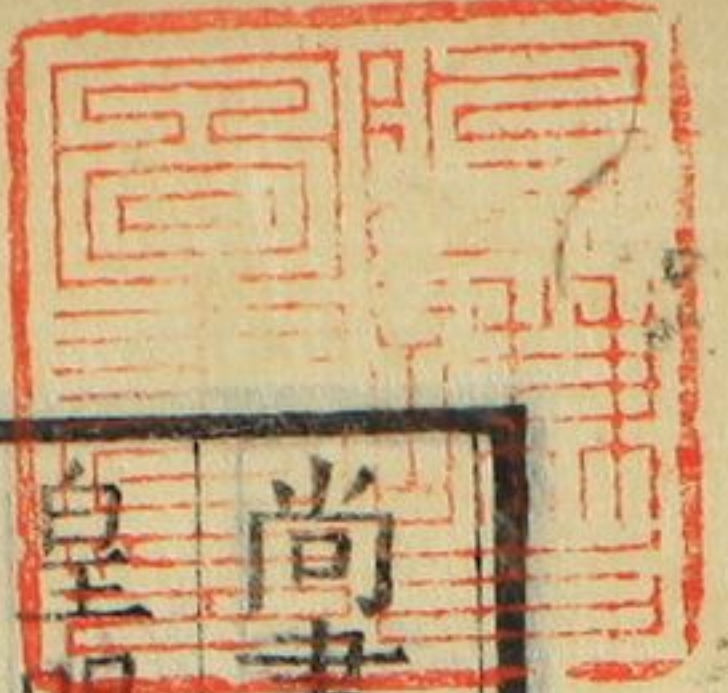
尚書註疏

十九二十

口 12
78
10







尚書註疏卷第十九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皇明朝列大夫國子監祭酒臣田一儁



司業臣王祖嫡等奉

勅重校刊

康王之誥第二十五



周書

康王既尸天子

傳

尸主也主天子之正號

○馬本此句上更有成王

崩三字遂誥諸侯作康王之誥

傳

既受顧命羣臣陳戒

遂報誥之因事曰遂

門  
第 78  
卷 10

萬曆十五年刊



康王之誥

傳

求諸侯之見匡弼

疏

康王既至之誥

既受顧命主天子之位羣臣進戒於王王遂報誥諸侯史敘其事作康王之誥伏生以此篇合於顧命共為一篇後人知其不可分而為二馬鄭王本此篇自高祖寡命已上內於顧命之篇王若曰已下始為康王之誥諸侯告王王報誥諸侯而使告報異篇失其義也

王出在應門之內

傳

出畢門立應門內之中庭南面太

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

右

傳二公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隨其方為位皆

北面皆布乘黃朱

傳

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

實○乘音繩證

反鬣力輒反賓稱奉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

奠

傳賓諸侯也舉奉圭兼幣之辭言一二見非一也

為蕃衛故曰臣衛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王敢執

壤地所出而奠費也

方東反朝直遙反喪息浪反費

皆再拜稽首王義嗣德答拜

傳

諸侯拜送幣而首

至地盡禮也康王以義繼先人明德答其拜受其幣

○盡子

疏

王出至答拜○正義曰此敘諸侯見新王

忍召公為西伯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立於門內之

西廂也太師畢公為東伯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立

於門內之東廂也諸侯皆布陳一乘四匹之黃馬朱

鬣以為見新王之庭實諸侯為王之賓共使一人少

前進舉奉圭兼幣之辭言曰一二天子之臣在外為

蕃衛者敢執土壤所有奠之於庭既為此言乃皆再



拜稽首用盡禮致敬以正王為天子也康王先為太子以義嗣先人明德不以在喪為嫌答諸侯之拜以示受其圭幣與之為主也○傳出畢至南面○正義曰出在門內不言王坐諸侯既拜王即答拜復不言興知立庭中南面也○傳二公至北面○正義曰二公率領諸侯知其為二伯各率其所掌諸侯曲禮所謂職方者此之義也王肅云畢公代周公為東伯故率東方諸侯然則畢公是太師也當太師之名在太保之上此先言太保者於時太保領冢宰相王室任重故先言西方若使東伯任重亦當先言東方北面以東為右西為左入左入右隨其方為位嫌東西相向故云皆北面將拜王明北面也○傳諸侯至庭實○正義曰諸侯朝見天子必獻國之所有以表忠敬之心故諸侯皆陳四黃馬朱鬣以為庭實言實之於王庭也四馬曰乘言乘黃正是馬色黃矣黃下言朱朱非馬色定十年左傳云宋公子地有白馬四公壁向黽黽欲之公取而朱其尾鬣以與之是古人貴朱鬣知朱者朱其尾鬣也於時諸侯其數必衆衆國皆

陳四馬則非王庭所容諸侯各有所獻必當少陳之也案周禮小行人云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鄭玄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如鄭彼言則諸侯之享天子惟二王之後用馬此云皆陳馬者下云奉圭兼幣幣即馬是也圭是致馬之物鄭云此幣圭以馬蓋舉王者之後以言耳諸侯當璧以帛亦有庭實然則此陳馬者是二王之後享王物也獨取此物以摠表諸侯之意故云諸侯皆陳馬也圭亦享王之物下言奉圭此不陳圭者圭奉以致命不陳之也案觀禮諸侯享天子馬卓上九馬隨之此用乘黃者因喪禮而行朝故略之○傳賓諸至奠贊○正義曰天子於諸侯有不純臣之義故以諸侯為賓稱訓舉也舉奉圭兼幣之辭以圭幣奉王而為之作辭辭出一人之口而言一二者見諸侯同為此意意非一人也鄭玄云釋辭者一人其餘奠幣拜者稽首而已是也言衛者諸侯之在四方皆為天子蕃衛故曰臣衛此時成王始



崩即得有諸侯在京師者來朝而遇國喪遂因見新  
王也諸侯享天子其物甚衆非徒圭馬而已皆是土  
地所有故云敢執壤地所出而奠贊也然舉奉圭兼  
幣乃是享禮凡享禮則每一國事畢乃更餘國復入  
其朝則侯氏摠入故鄭玄注曲禮云春受贊於朝受  
享於廟是朝與享別此既諸侯摠入而得有庭實享  
禮者以新朝嗣王因行享禮故鄭注云朝兼享禮也  
與常禮不同○傳諸侯至其幣○正義曰周禮大祝  
辨九拜一曰稽首施之於極尊故爲盡禮也義嗣德  
三字史言王答拜之意也康王先是太子以義繼先  
人明德今爲天子無所嫌故答其拜受其幣自許與諸侯爲主也  
相揖皆再拜稽首○傳豕宰與司徒皆共羣臣諸侯並  
進陳戒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  
大邦殷之命○傳大天改大國殷之王命謂誅紂也惟

周文武誕受美若克恤西土○傳言文武大受天道而  
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本其所起○美羊父反惟新

陟王畢協賞罰戡定厥功用敷遺後人休○傳惟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能定其功用布遺後人

之美言施及子孫無窮○戡音堪遺唯季反今王敬  
之哉○傳敬天道務崇先人之美張皇六師無壞我高

祖寡命○傳言當張大六師之衆無壞我高德之祖寡  
有之教命○壞音怪疏太保至寡命○正義曰太保召公

而揖乃並再拜稽首起而言曰敢告天子大天改大  
國殷之王命誅殺殷紂惟周家文王武王大受天道



而順之、能憂我西土之民、以此王有天下、惟我周家  
新升王位、當盡和天下賞罰、戡定其為王之功用、布  
遺後人之美、將使施及子孫、無有窮盡之期、今王新  
卽王位、其敬之哉、當張大我之六師、令國常強盛、無  
令傾壞、我高祖寡有之命、戒王使繼先王之業也。  
傳冢宰至見外。正義曰、召公為冢宰、芮伯為司徒、  
司徒位次冢宰、故言太保與芮伯咸進、芮伯已下共  
告羣臣諸侯、並皆進也、相揖者、揖之使俱進也、太保  
揖羣臣、羣臣又報揖太保、故言相揖、動足然後相揖、  
故相揖之文、在咸進之下。傳言文至所起。正義  
曰、美聲近猷、故訓之為道、王肅云、美道也、文王所憂  
非憂西土而已、特言能憂西土之民、本其初起於西  
土故也。傳言當至教命。正義曰、皇訓大也、國之  
大事在於強兵、故令張大六師之衆、高德之祖、謂文  
王也、王肅云、美文王少  
有及之、故曰寡有也。**王若曰、庶邦侯甸男衛。**傳順  
其戒而告之、不言羣臣以外見內。○馬本從此以下  
為康王之誥、又云

與顧命差異、敘歐陽、惟予一人釗報誥。傳報其戒、昔  
大小夏侯同為顧命。

**君文武丕平富、不務咎。**傳言先君文武、道大政化平

美、不務咎惡、**底至齊。**傳馬讀、信用昭明于天下。傳致

行至中信之道、用顯明於天下、言聖德洽、底之、則

**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傳言文武既

聖、則亦有勇猛如熊羆之士、忠不二心之臣、共安

治王家。○熊音雄、**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訓厥道、付**

**畀四方。**傳君聖臣良、用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

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王天下、○畀必利反、徐甫  
至反、王于況反、乃



命建侯樹屏在我後之人

傳言文武乃施政命立諸

侯樹以為藩屏傳王業在我後之人謂子孫今予一

二伯父尚胥暨顧綏爾先公之臣服于先王

傳天子

稱同姓諸侯曰伯父言今我一二伯父庶幾相與顧

念文武之道安汝先公之臣服於先王而法循之

雖

爾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

傳言雖汝身在外之為

諸侯汝心常當忠篤無不在王室熊羆之士勵朝臣

此督諸侯○督子用奉恤厥若無遺鞠子羞

傳當各

用心奉憂其所行順道無自荒怠遺我稚子之羞辱

作之一

稚子康王自謂也○鞠居疏王若至子羞○正義曰

六反

羣臣諸侯既進戒王

順其戒呼而告之曰眾邦在侯甸男衛諸服內之國

君惟我一人劍報誥卿士羣公昔先君文王武王其

道甚大政化平美專以美道教化不務咎惡於人致

行至美中正誠信之道用是顯明於天下言聖道博

治也文武既聖時臣亦賢則亦有如熊如羆之勇士

不三心之忠臣共安治王家以君聖臣良之故用能

受端直之命於上天大天用順其道付與四方之國

使文武受此諸國王有天下言文武得賢臣之力也

文武以得臣力之故乃施政命封立賢臣為諸侯者

樹之以為藩屏命屏衛在我後之人先王所立諸侯

即今諸侯之祖故舉先世之事以告今之諸侯今我

臣服於先王之道而法循之亦當以忠誠輔我天子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二

六



內。○正義曰：羣臣戒王使勤，王又戒之使輔，已。是順其事而告之也。上文大保芮伯進言，不言諸侯以內見外，此王告庶邦，不言朝臣以外見內，欲令互相備也。周制六服，此惟四服，不言采要者，略舉其事，猶武成云：甸侯衛駿奔走，亦略舉之矣。○予一人，此王自稱名者，新義曰：禮天子自稱予一人，不言名，此王自稱名者，新即王位謙也。○傳言先至咎惡，○正義曰：孔以富為美，故云政化平美，不務咎惡於人，言哀矜下民，不用刑罰之，王肅云：文武道大，天下以平，萬民以富，是也。○傳致行至德洽，○正義曰：孔以齊為中，致行中正誠信之道，王肅云：立大中之道也。○傳天子至循之，○正義曰：覲禮言天子呼諸侯之禮，云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計此時諸侯多矣，獨云伯父與同姓大國言之也，諸侯先公以臣道服於先王，其事有法，故命安汝先公之用，臣服於先王以臣之道而法循之。○傳言雖至諸侯，○正義曰：王之此誥，並誥羣臣諸侯，但互相發見，其言不備，言先王有熊羆之士，勵朝

臣使用力如先世之臣也，此言汝羣公既皆聽命相揖趨出。已聽誥命，趨出罷退，諸侯歸國，朝臣就次。

### 王釋冕反喪服

脫去黼冕反服喪服居倚廬

反疏：羣公至喪服，○正義曰：羣公摠謂朝臣與諸侯也。鄭玄云：羣公主為諸侯與王之三公，諸臣亦在焉。王釋冕反喪服，朝臣諸侯亦反喪服。禮喪服篇：臣為君，諸侯為天子，皆斬衰。

### 畢命第二十六

#### 周書

### 康王命作冊畢

命為冊書以命畢公分居里成周郊

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



護、○別彼  
列反、**作畢命。**

**畢命傳** 言畢公見命之書 **疏** 康王至畢命、正義曰、康王命史官作冊

書、命畢公、使畢公分別民之居里、命善惡有異、於成周之邑、成定東周之郊境、史敘其事、作畢命、○傳、命為至畢公、○正義曰、周禮內史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此云命作冊者、命內史為冊書、以命畢公、故云以冊命畢公、○傳、分別至保護、○正義曰、殷之頑民、遷居此邑、歷世化之、已得純善、恐其變改、故更命畢公分別民之居里、異其善惡、即經所云、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惡、樹之風聲、殊厥井疆、俾克畏慕、皆是也、分者、令其善惡分別、使惡者慕善、非分別其處、使之異居也、此邑本名成周、欲以成周道、民不純善、則是未成、故命畢公教之、咸定東周郊境、即經申畫郊圻、慎固封守、是其使有保護、

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朏 **傳** 康王即位十二年六月三日

日庚午、○朏普忽反、徐芳越三日壬申王朝步自宗

尾反、又芳憤反、**周至于豐傳** 於朏三日壬申王朝行自宗周至于豐

宗周鎬京、豐文王所都、○朝直遙反、**以成周之眾命**

畢公保釐東郊 **傳** 用成周之民眾、命畢公使安理治

正成周東郊、令得所、○釐力之反、治直吏反、一本 **疏**

惟十至東郊、○正義曰、惟康王即位十有二年六月二日庚午、月光朏然而明也、於朏後三日壬申、王早朝行從宗周鎬京、至於豐邑、就文王之廟、以成周之民眾、命太師畢公、使安理東郊之民、令得其所、○傳、康王至庚午、○正義曰、漢初不得此篇、有偽作其書以代之者、漢書律歷志云、康王十二年六月戊辰朔



三日庚午故畢命豐刑曰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肅  
王命作策書豐刑此為作者傳聞舊語得其年月不  
得以下之辭妄言作豐刑耳亦不知豐刑之言何所  
道也鄭玄云今其逸篇有冊命霍侯之事不同與此  
序相應非也鄭玄所見又似異於豐刑皆妄作也說  
文云肅月未盛之明也此日未有事而記此庚午肅  
者為下言王申張本猶如王若曰嗚呼父師惟文王  
記朔望與生魄死魄然也

武王敷大德于天下用克受殷命傳王順其事勤告

畢公代周公為大師為東伯命之代君陳言文武布

大德於天下故天佑之用能受殷王之命音泰惟周

公左右先王綏定厥家傳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

恣殷頑民遷于洛邑密邇王室式化厥訓傳慎殷頑

民恐其叛亂故徙於洛邑密近王室用化其教音祕

近如字又既歷三紀世變風移四方無虞予一人以

寧傳言殷民遷周已歷三紀世代民易頑者漸化四

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用安矣十二年曰紀父子曰

世舊度待洛反道有升降政由俗革不臧厥臧民罔

攸勸傳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俗改更之

理民之俗善以善養之俗有不善以法御之若乃不

善其善則民無所勸慕更古衡反惟公懋德克勤

小物弼亮四世正色率下罔不祇師言傳言公勉行



德能勤小物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正色率下

下人無不敬仰師法音茂嘉績多于先王予小子垂

拱仰成傳

公之善功多大先人之美我小子為王垂

拱仰公成理言其上顯父兄下施于孫仰如字徐五

亮疏王若至仰成正義曰康王順其事歎而呼畢

反公曰嗚呼父師惟文王武王布大德於天下用

此能受殷之王命代殷為天子惟周公佐助先王安

定其家慎彼殷之頑民恐其或有叛逆故遷於洛邑

令之比近王室用使化其教訓自爾已來既歷三紀

人世既變風俗亦移四方無可度之事我天子一人

用是而得安寧但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政教有用

俗改更之理今日雖善或變為惡若不善其善則民

無所勸慕更須選賢教之舉善勸之宜此任者莫先

於公惟公勉力行德能勤小事輔佐四世正色率下

無有不敬仰師法公言者公之善功多於先王我小  
子垂衣拱手仰公成理將欲任之故盛稱其德也  
傳王順至之命正義曰畢公代周公為大師故王  
呼為父師率東方諸侯是為東伯也蓋君陳卒命之  
使代君陳也傳言周至其家正義曰釋詁云左  
右助也言周公助先王安定其家伐殷之時周公已  
有其功復能遷殷頑民言其功之多也傳言殷至  
日世正義曰周公以攝政七年營成周成王元年  
遷殷頑民成王在位之年雖未知其實當在三十左  
右至今應三十六年是殷民遷周已歷三紀十二年  
者天之數歲星太歲皆十二年而一周天故十二  
年日紀父子易人為世大禹謨云賞延于世謂緣父  
及子也傳天道至勸慕正義曰天氣下降地氣  
上騰而有寒暑生焉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  
輕重隨俗而有寬猛異焉天道有上下交接之義故  
寒暑易節政教有用俗改更之理故寬猛相濟天道  
有寒暑遞來政教以寬猛相濟民之風俗善惡無常  
或善變為惡或惡變為善不可以其既善謂善必不



變民之俗善須以善養之令善遂不變人之俗有不善當以善法御之使變而為善若乃不善其善則下民無所勸慕民無所慕則變為惡矣殷民今雖已善更當以善教之欲以屈畢公之意○傳言公至師法○正義曰小物猶小事也能勤小事則大事必能勤矣故舉能勤小事以為畢公之善釋詁云亮佐也晉語說文王之事云詢于入虞訪于辛尹重之以周召畢榮則畢公於文王之世已為大臣是輔佐文武成康四世為公卿也正色謂嚴其顏色不惰慢不阿諂以此率下下民無不敬仰師法之○傳公之至于孫○正義曰先王之功無由可及言公之善功多大王先人之美方欲委之以事盛言之重其功美矣

曰嗚呼父師今予祇命公以周公之事往哉○傳今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往為之哉言非周公所為不敢枉公往治○治直

旌別淑慝表厥宅里彰善癉

惡樹之風聲

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表異其居里

明其為善病其為惡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別音彼

丁但弗率訓典殊厥井疆俾克畏慕○傳其不循教道

之常則殊其井居田界使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

福所以沮勸○俾必爾反沮辭申畫郊圻慎固封守

以康四海○傳郊圻雖舊所規畫當重分明之又當謹

慎堅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京圻安則四海安矣

○守徐始救政貴有恆辭尚體要不惟好異○傳政以

仁義為常辭以理實為要故貴尚之若異於先王君



子所不好

○好呼報反

商俗靡靡利口惟賢餘風未殄公

其念哉傳

紂以靡靡利口惟賢覆亡國家今殷民利

口餘風未絕公其念絕之

○覆芳服反

王曰至念哉正義曰王更歎

而呼畢公曰嗚呼父師今日我敬命公以周公所為之事公其往為之哉公往至彼當識別善之與惡表異其善者所居之里彰明其為善病其為惡其為善之人當立其善風揚其善聲其有不循道教之常者則殊其井田疆界使之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更重畫郊圻境界謹慎牢固其封疆守備以安彼四海之內為政貴在有常言辭尚其體實要約當不惟好其奇異商之舊俗靡靡然好相隨順利口辯捷阿諛順旨者惟以為賢餘風至今未絕公其念絕之哉戒畢公以治殷民之法○傳言當至善聲○正義曰旌旗所以表識貴賤故傳以旌為識淑善也慝惡也言當識別頑民之善惡知其善者表異其所居之里

昔今孝子順孫義夫節婦表其門閭者也表其善則惡者自見明其為善當褒賞之病其為惡當罪罰之其有善人立其善風令邑里使放傲之揚其善聲告之疎遠使聞知之○傳其不至沮勸○正義曰孟子云方里為井井九百畝使民死徙無出鄉鄉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則百姓親睦然則先王制之為井田也欲使民相親愛生相佐助死相殯葬不循道教之常者其人不可親近與善民雜居或染善為惡故殊其井田居界令民不與來往猶今民有大罪過不肯服者則擯出族黨之外吉凶不與交通此之義也亦既殊其井田必當思自改悔使其能畏為惡之禍慕為善之福所以沮止為惡者勸勉為善者○傳郊圻至安矣○正義曰郊圻謂邑之境界境界雖舊有規畫而年世久遠或相侵奪當重分明畫之以防後相侵犯雖舉邑之郊境為言其民田疆界亦令更重畫之不然何以得殊其井疆也王城之立四郊以為京師屏障預備不虞又當謹慎牢固封疆之守備以安四海之內此是王之近郊牢



設守備惟可以安京師耳而云安四海者京師安則四海安矣。○傳紂以至絕之。○正義曰韓宣子稱紂使師延作靡靡之樂靡靡者相隨順之意紂之為人拒諫飾非惡聞其短惟以靡靡相隨順利口捷給能隨從上意者以之為賢商人效之遂成風俗由此所以覆亡國家殷民利口餘風至今不絕公其念絕之欲令其變惡俗也。我聞曰世祿之家鮮克由禮以蕩陵德實悖天道。傳特言我聞自古有之世有祿位而無禮教

少不以放蕩陵。○魏有德者如此實亂天道。○鮮息淺

反。敝化奢麗萬世同流。傳言敝俗相化車服奢麗雖

相去萬世若同一流。○故步。茲殷庶士庶寵惟舊。怙

侈滅義服美于人。傳此殷衆士居寵日久怙恃奢後

以滅德義服飾過制美於其民言僭上。○怙。驕淫於

侈將由惡終雖收放心閑之惟艱。傳言殷衆士驕恣

過制於其所能以自侈大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雖

今順從周制心未厭服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侈音

厭於葉反又於。資富能訓惟以末年惟德惟義時乃

大訓不由古訓于何其訓。傳以富資而能順義則惟

可以長年命矣惟有德義是乃大順若不用古訓典

籍於何其能順乎。王曰嗚呼父師邦之安危惟茲殷

士不剛不柔厥德允修。傳言邦國所以安危惟在和



此殷士而已。治之不剛不柔，寬猛相濟，則其德政信。

修立。惟周公克慎厥始，惟君陳克和厥中，惟公克成。

厥終。傳：周公遷殷頑民，以消亂階，能慎其始，君陳弘。

周公之訓，能和其中，畢公闡二公之烈，能成其終。三。

后協心同底于道，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傳：三君合心。

為一，終始相成，同致于道，道至普洽，政治治理，其德。

澤惠施，乃浸潤生民，言三君之功不可不尚。○治直。

始或反，浸。四夷左衽，罔不成賴，予小子永膺多福。傳。

言東夷西戎、南蠻北狄，被髮左衽之人，無不皆恃賴。

君之德，我小子亦長受其多福。○衽而甚反，公其。

惟時成周，建無窮之基，亦有無窮之聞。傳：公其惟以。

是成周之治，為周家立無窮之基業，於公亦有無窮。

之名，以聞於後世。○為于子孫訓其成式。惟又。傳：言。

後世子孫順公之成法，惟以治。嗚呼罔曰弗克，惟既。

厥心。傳：人之為政，無曰不能，惟在盡其心而已。罔曰。

民寡，惟慎厥事。傳：無曰人少不足治也，惟在慎其政。

事，無敢輕之。○少詩。欽若先王成烈，以休于前政。傳。

敬順文武成業，以美於前人之政，所以勉畢公。疏：我。



至其訓。○正義曰：我聞古人言曰：世有祿位之家，恃富驕恣，少能用禮，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之士。如此者，實恃亂天道，蔽俗相化，奢侈華麗，雖相去萬世，而共同一流。此殷之衆士，皆是富貴之家，居處寵發，惟已久矣。怙恃奢侈，以滅德義，身卑而僭上，飾其服美，於其人，驕恣過制，矜能自侈，行如此，不變，將用惡自終。余以法約之，雖收斂其放佚之心，恒防閑之，惟大艱難，資財富足，能順道義，則惟可以長年命矣。惟能用德，惟能行義，是乃為大順德也。若不用古之訓典，則於何其能順乎？欲令畢公以古之訓典教殷民也。○傳特言至天道。○正義曰：凡以善言教化，無非古之訓典。於此，特言我聞者，言此事自古有之，所以尤須嚴禁，故也。世有祿位，財多勢重，縱恣其心，而無禮教，如此之人，少能不以放蕩之心，陵逸有德者。天道以上臨下，以善率惡，今乃以下慢上，以惡陵善，如此者，實亂天道也。○傳此殷至僭上。○正義曰：席者人之所處，故為居之義。舊久也。殷士多是世貴之家，故為居寵日久，怙恃已之奢侈，自謂奢侈為賢德，義廢。

君牙第二十七

周書

而不行，故為以滅德義。又以人輕位卑，美服盛飾，見服飾過制，度美於其人，言僭上服勝人也。○傳言殷至惟難。○正義曰：淫訓過也，故為過制。強梁者，不得其死，好勝者，必遇其敵。故矜侈不變，將用惡自終。言雖收放心，則已收之矣。雖令順從周制，思威自止，故怨猶在心，未厭服，故以禮閑禦其心，惟難也。閑謂防閑禦止也。○傳敬順至畢公。○正義曰：美於前人之政，謂光前人之政，所以勉勸畢公。

穆王命君牙為周大司徒

穆王康王孫昭王子。○穆王名

滿，君牙或作君惟。

作君牙

君牙，臣名。命以其名，遂以名篇。

君牙傳

萬曆十五年刊

書流卷九

七



王若曰。嗚呼。君牙。傳

順其事而歎稱其名而命之。惟乃

祖乃父。世篤忠貞。服勞王家。厥有成績。紀于太常。傳

言汝父祖世厚忠貞。服事勤勞王家。其有成功。見紀

錄書于王之太常以表顯之。王之旌旗畫日月曰太

常。○畫胡

卦反。

惟予小子。嗣守文武成康遺緒。亦惟先正

之臣。克左右亂四方。傳

惟我小子。繼守先王遺業。亦

惟父祖之臣。能佐助我治四方。言已無所能。心之憂

危。若蹈虎尾。涉于春冰。傳

言祖業之大。已才之弱。故

心懷危懼。虎尾畏噬。春冰畏陷。危懼之甚。○蹈徒報

反。噬市制。

反。陷陷。疏。穆王至春冰。○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君

沒之陷。牙者為周大司徒之卿。以策書命之。史錄

其策書。作君牙。○傳言汝至太常。○正義曰。周禮司

勳云。凡有功者。銘書於王之太常。祭於大烝。鄭玄云。

銘之言名也。生則書于王旌。以識其人。與其功也。死

則於烝。先王祭之。是有功者。書於王之太常。以表顯

之也。周禮司常云。日月為常。王建太常。今命爾予翼

是王之旌旗。畫日月名之曰太常也。

作股肱心膂。傳今命汝為我輔翼。股肱心體之臣。言

委任。○音依。續乃舊服。無忝祖考。弘敷五典。式和民則。

傳繼汝先祖。故所服忠勤。無辱累祖考之道。大有五

常之教。用和民。令有法則。○累劣偽反。爾身克正。罔

敢弗正。民心罔中。惟爾之中。傳言汝身能正。則下無



敢不正。民心無中，從汝取中，必當正身示民以中正。

夏暑雨。小民惟曰怨咨。傳夏月暑雨，天之常道。小人

惟曰怨歎咨嗟，言心無中也。冬祁寒。小民亦惟曰怨

咨。傳冬大寒，亦天之常道。民猶怨咨，厥惟艱哉。思其

艱以圖其易。民乃寧。傳天不可怨，民猶怨嗟。治民其

惟難哉。當思慮其難，以謀其易。民乃寧。易以疏命

至乃寧。正義曰王言我以危懼之故，今命汝為大

司徒，汝當作我股肱。心膂言將任之，如已身也。繼汝

先世舊所服行，亦如父祖忠勤，無為不也。辱累汝祖

考，當須大布五常之教，用和天下兆民，令有法則，凡

能中正，惟取汝之中正。汝當正身心以率之。夏月大

暑大雨，天之常也。小民惟曰怨恨而咨嗟。冬月大寒

亦天之常也。小民亦惟曰怨恨而咨歎。天不可怨，民

尚怨之。治民欲使無怨，其惟難哉。思慮其難，以謀其

易，為治不違道，不逆民，民乃安矣。傳今命至委任

我之身，故舉四支以喻為股肱。心體之臣，言委任如

身也。傳以膂為體，以見四者皆體，非獨膂為體也。禮

記緇衣云：民以君為心，君以民為體。此舉四體，今以

臣為心者，君臣合體，則亦同心。詩云：赳赳武夫，公侯

腹心。是臣亦為君心也。傳冬大至，怨嗟。正義曰：傳以祁為大，故云。冬大寒，寒言大則夏暑，暑雨是大雨

於此言祁以見之，上言暑雨，此不言寒雪者，於上言

雨以見之，互相備也。嗚呼丕顯哉。文王謨。傳歎文王所謀大顯

明，丕承哉。武王烈。傳言武王業美大，可承奉。啓佑我

後人，咸以正罔缺。傳文武之謀業大明，可承奉，開助



我後嗣皆以正道無邪缺○缺苦爾惟敬明乃訓用

奉若于先王傳汝惟當敬明汝五教用奉順於先王

之道傳對揚文武之光命追配于前人傳言當答揚文

武光明之命君臣各追配於前令名之人疏鳴呼至

正義曰王又歎言嗚呼大是顯明哉文王之謀也大

可承奉哉武王之業也文王之謀武王之業開道佑

助我在後之人皆以正道無邪缺言先王之道易可

遵也汝惟敬明汝之五教用奉順於先王之道汝當

答揚文武光明之命追配於前世令名之人令其順

先王之道同古之大賢也傳言武至承奉○正義

曰文王未克殷始謀造周故美其謀武王以殺紂功

成業就故美其業謀則明白可遵業則功成可奉故

謀言顯烈言承詩周頌武篇曰於皇武王無競維烈

亦美武王業之大也傳文王至邪缺○正義曰文

始謀之武卒成之文謀大明武業可奉言先王以此

成功開道佑助我之後人使我得安其事而奉行之

以正道見其無邪罔缺失王若曰君牙乃惟由先正

見其周備故傳言無邪缺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

舊典時式民之治亂在茲傳汝惟當奉用先正之臣

所行故事舊典文籍是法民之治亂在此而已用之

則民治廢之則民亂○治直吏率乃祖考之攸行昭

乃辟之有傳言當循汝父祖之所行明汝君之有

治功○辟必疏王若至有又○正義曰王順而呼之

亦反疏曰君牙汝為大司徒惟當奉用先世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下

七



周書 召命第二十八

周書

穆王命伯冏為周太僕正

伯冏臣名也。太僕長。太御

中大夫。冏九未反。字亦作與。長諸大夫反。

作冏命

冏命

以冏見命名篇

疏

穆王至冏命。正義曰。穆王命其臣名伯冏者。

為周大僕正之官。以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冏命。伯冏至大夫。正義曰。正訓長也。周禮太御中大夫。太僕下大夫。孔以此言太僕正則官高於太僕。故以為周禮太御者。知非周禮太僕。若是周禮太僕。則此云太僕是矣。何須云正乎。且此經云。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案周禮太馭中大夫。而下有戎僕。齊僕。道僕。田僕。大御最為長。既稱正于羣僕。故以為太御中大夫。且

與君同車。最為親近。故春秋隨侯。寵少師。以為車右。漢書文帝愛趙同。命之為御。凡御者最為密昵。故此經云。汝無昵於儉人。充耳目之官。故以為太御中大夫。掌御王輅之官。戎僕雖中大夫。以戎事為重。故在太御之下。故以大僕為長。太僕雖掌燕朝。非親近之任。又是下大夫。不得為長。

王若曰。伯冏。惟予弗克于德。嗣先人宅丕后

順其事

以命伯冏言。我不能於道德。繼先人。居大君之位。人

輕任重。怵惕惟厲。中夜以興。思免厥愆。

言常悚懼

惟危。夜半以起。思所以免其過悔。

怵他歷反。昔在

文武聰明齊聖。小大之臣咸懷忠良

傳。聰明視聽遠



齊通無滯礙臣雖官有尊卑無不忠良

礙五其待

御僕從罔匪正人

傳雖給侍進御僕役從官官雖微

無不用中正之人御如字一音禦從才以且夕承

弼厥辟出入起居罔有不欽

傳小臣皆良僕役皆正

以且夕承輔其君故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發號施

令罔有不臧下民祇若萬邦咸休

傳言文武發號施

令無有不善下民敬順其命萬國皆美其化

疏王若  
休○正義曰王順其事而呼之曰伯冏惟我不能於  
道德而繼嗣先人居大君之位人輕任重終常悚懼  
心內怵惕惟恐傾危中夜以起思望免其愆過昔在  
文王武王聰無所不聞明無所不見齊中也每事得

中聖通也通知諸事其身明聖如此又小大之臣無

不皆思忠良其左右侍御僕從無非中正之人以且

夕承輔其君故其君出入起居無有不敬文武發號

施令無有不善以此之故下民敬順其命萬邦皆美

其化由臣善故也○傳言常至過悔○正義曰禮記

祭義云春雨露既濡君子履之必有怵惕之心怵惕

是心動之名多憂懼之意也厲訓危也言常悚懼惟

恐傾危易稱夕惕若厲即此義也○傳聰明至忠良

○正義曰聰發於耳明發於目故為視聽遠也齊訓

中也聖訓通也動必得中通而先識是無滯礙也

惟予一人無良實賴左右前後有位之士匡其不及

傳惟我一人無善實恃左右前後有職位之士匡正

其不及言此責羣臣正已繩愆糾謬格其非心俾克

紹先烈傳言恃左右之臣彈正過誤檢其非妄之心



使能繼先王之功業。○繩市陵反。○疏惟予至先烈。○

我一人無善亦既無知實恃賴左右前後有職位之

臣匡正其智所不及者責羣臣使正已也。即言正已

之事繩其愆過糾其錯謬格其非妄之心心有妄作

則格正之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得臣匡輔乃可繼

世也。○傳言侍至功業。○正義曰木不正者以繩正

之繩謂彈正糾謂發舉其愆過則彈正之有錯謬則

舉發之格謂檢括其有非理枉妄之心檢括使妄心

不作臣當如此匡君使能繼先王之功業言已無能

責臣使如此也。今予命汝作大正正于羣僕侍御之臣。○傳欲

其教正羣僕無敢佞為。懋乃后德交修不逮。○傳言侍

御之臣無小大親疎皆當勉汝君為德更代修進其

所不及。○慎簡乃僚無以巧言令色便辟側媚其惟

更古衡反。

吉士。○傳當謹慎簡選汝僚屬侍臣無得用巧言無實

令色無質便辟足恭側媚諂諛之人其惟皆吉良正

士。○便辟縣反辟匹亦反徐扶。○疏今予至吉士。○正

亦反足將住反諛徐以朱反。○疏義曰今我命汝作

太僕官大正汝當教正於羣僕侍御之臣勸勉汝君

為德汝與同僚交更修進汝君智所不及之事汝為

僕官之長當慎簡汝之僚屬必使皆得正人無得用

巧言令色便辟側媚之人其惟皆當用吉良善士。○傳欲其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三



除命士以上皆應入主自選此命太僕正謹慎簡選僚屬者人主所用皆由臣下臣下銓擬可者然後用之故命太僕正慎簡僚屬也論語稱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便辟是巧言令色之類知是彼足恭也巧言者巧為言語以順從上意無情實也令色者善為顏色以媚說人主無本質也便辟者前却俯仰以足為恭側媚者為僻側之事以求媚於君此等皆是諂諛之人不可用為近官也媚愛也襄三十年左傳云鄭子產謂子皮曰誰敢求愛於子知此為側媚者為側行以求愛非是愛側人也若能愛在上則忠臣也不當禁其無用僕臣皆正則其君乃能正僕臣諂諛則其君乃自謂無德惟臣誤之言君所行善惡專在左右爾無昵于

聖后德惟臣不德惟臣

君之有德惟臣成之君之

儉人充耳目之官迪上以非先王之典

汝無親近

於儉利小子之人充備侍從在視聽之官道君上以

非先王之法昵女乙反儉息廉反徐七漸反利非

人其吉惟貨其吉

若非入其實吉良惟以貨財配

其吉良以求入於僕侍之臣汝當清審

若時瘝厥官

若用是行貨之人則病其官職

瘝故

惟爾大弗

克祗厥辟惟予汝辜

用行貨之人則惟汝大不能

敬其君惟我則亦以此罪汝言不忠也

王曰嗚呼欽

哉求弼乃后于彝憲

歎而勅之使敬用所言當長



輔汝君於常法此穆王庶幾欲蹈行常法

### 呂刑第二十九

#### 周書

呂命傳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

穆王訓夏贖刑傳

呂侯

以穆王命作書訓暢夏禹贖刑之法更從輕以布告

天下贖音蜀作呂刑

注及下同

呂刑傳

後為甫侯故稱甫刑

疏

呂命至呂刑正義曰呂侯得穆王

之命為天子司寇之卿穆王於是用呂侯之言訓暢夏禹贖刑之法呂侯稱王之命而布告天下史錄其事作呂刑傳呂侯至司寇正義曰呂侯得王命必命為王官周禮司寇掌刑知

呂侯見命為天子司寇鄭玄云呂侯受王命入為三公引書說云周穆王以呂侯為相書說謂書緯刑將得放之篇有此言也以其言相知為三公即如鄭言當以三公領司寇不然何以得專主刑也傳呂侯至天下正義曰名篇謂之呂刑其經皆言王曰知呂侯以穆王命作書也經言陳罰贖之事不言何代之禮故序言訓夏以明經是夏法王者代相革易刑罰世輕世重殷以變夏周又改殷夏法行於前代廢已久矣今復訓暢夏禹贖刑之法以周法傷重更從輕以布告天下以其事合於當時故孔子錄之以為法經多說治獄之事是訓釋申暢之也金作贖刑唐虞之法周禮職金掌受士之金罰貨罰入于司兵則周亦有贖刑而遠訓夏之贖刑者周禮惟言士之金罰人似不得贖罪縱使亦得贖罪贖必異於夏法以夏刑為輕故祖而用之罪實則刑之罪疑則贖之故當並言贖刑非是惟訓贖罰也周禮司刑掌五刑之法以麗萬



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官罪五百，刑罪五百，殺罪五百，五刑惟有二千五百。此經五刑之屬三千，案刑數乃多於周禮，而言變從輕者，周禮五刑皆有五百，此則輕刑少而重刑多。此經墨劓皆千，刑刑五百，官刑三百，大辟二百，輕刑多而重刑少，變周用夏，是改重從輕也。然則周公聖人，相時制法，而使刑罰大重，今穆王改易之者，穆王遠取夏法，殷刑必重於夏，夏承堯舜之後，民淳易治，故制刑近輕，輕則民慢，故殷刑稍重，自湯已後，世漸苛酷，紂作炮烙之刑，明知刑罰益重，周承暴虐之後，不可頓使太輕，雖減之輕，猶重於夏法。成康之間，刑措不用，下及穆王，民猶易治，故呂侯度時制宜，勸王改從夏法，聖人之法，非不善也，而不以經遠，呂侯之智，非能高也，而法可以適時，苟適於時事，即可為善，亦不言呂侯才高於周公，法勝於前代，所謂觀民設教，遭時制宜，刑罰所以世輕世重，為此故也。○傳後為至甫刑。○正義曰：禮記書傳引此

篇之言，多稱為甫刑，曰：故傳解之，後為甫侯，故或稱甫刑，知後為甫侯者，以詩大雅崧高之篇，宣王之詩云：生甫及申，揚之水為平王之詩云：不與我戍甫，明子孫改封為甫侯，不知因呂國改作甫名，不知別封餘國而為甫號，然子孫封甫，穆王時未有甫名，而稱為甫刑者，後人以子孫之國號名之也，猶若叔虞初封於唐，子孫封晉，而史記稱晉世家，然宣王以後，改呂為甫，鄭語史伯之言，幽王之時也，乃云申呂雖衰，齊詩猶在，仍得有呂者，以彼史伯論四嶽治水，其齊詩申呂是其後也，因上申呂之文，而云申呂雖衰，呂即甫也。

惟呂命王享國百年耄荒

傳言呂侯見命為卿時，穆王

以享國百年，耄亂荒忽，穆王即位，過四十矣，言百年

大期，雖老而能用賢以揚名，○耄今亦作毫，毛度作報反，切韻莫報反。



刑以詰四方

度時世所宜訓作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度待洛反。註同。馬如疏。義曰。惟呂侯見命。

字云。法度也。詰起一反。為卿於時。穆王享周國已積百年。王精神耄亂而荒忽矣。王雖老耄猶能用賢取呂侯之言。度時所宜作夏贖刑以治天下四方之民也。○傳言呂至揚名。○正義曰。史述呂侯見命而記王年知其得命之時。王已享國百年也。曲禮云。八十九十曰耄。是耄荒為年老。精神耄亂荒忽也。穆王即位之時已年過四十矣。此至命呂侯之年未必已有百年。言百年者美大其事。雖則年老而能用賢以揚名。故記其百年之耄荒也。周本紀云。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是修刑法者皆呂侯之意。美王能用之。穆王即位過四十者不知出何書也。周本紀云。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立五十五年崩。司馬遷若在孔後或當各有所據。無逸篇言殷之三王及文王享國若干年者皆謂在位之年。此言享國百年乃從生年而數。意在美王年老能

用賢而言其長壽故舉從生之年以耄荒接之。美其老之意也。文不害意不與彼同。王曰若古

有訓蚩尤惟始作亂延及于平民

傳順古有遺訓言

蚩尤造始作亂惡化相易延及於平善之人九黎之君號曰蚩尤。蚩尺之反。尤有牛反。馬

義姦克奪攘矯虔

傳平民化之無不相寇賊為鴟梟

之義以相奪攘矯稱上命若固有之亂之甚。○鴟梟梟惡鳥。馬云。鴟輕也。義本亦作謹。克音軌。攘如羊反。矯居表反。虔其然反。

苗民弗用靈制

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傳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為五虐之刑自謂得法



蚩尤黃帝所滅三苗帝堯所誅言異世而同惡殺戮

無辜爰始淫為劓則椽黥傳三苗之主頑凶若民敢

行虐刑以殺戮無罪於是始大為截入耳鼻椽陰黥

面以加無辜故曰五虐傳劓魚器反則徐如志

麗刑并制罔差有辭傳苗民於此施刑并制無罪無

差有直辭者言淫濫傳麗力馳反民與昏漸泯泯芬

芬罔中于信以覆詛盟傳三苗之民瀆於亂政起相

漸化泯泯為亂芬芬同惡皆無中于信義以反背詛

盟之約傳泯面忍反徐音民芬芳云反徐扶云反覆

芳服反徐敷目反詛側助反背音佩約如字

又於虐威庶戮方告無辜于上帝監民罔有馨香

德刑發聞惟腥傳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

告無罪於天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

刑發聞惟乃腥臭傳聞音問又如字註皇帝哀矜庶

戮之不辜報虐以威遏絕苗民無世在下傳君帝帝

堯也哀矜眾被戮者之不辜乃報為虐者以威誅遏

絕苗民使無世位在下國也傳君帝君宜作皇字

王曰至在下傳正義曰呂侯進言於王使用輕刑又

有遺餘典訓記法古人之事昔炎帝之末有九黎之

國君號蚩尤者惟造始作亂惡化遞相染易延及於

絕本

萬曆十五年刊

書經卷之六

疏



平善之民，平民化之，亦變為惡，無有不相寇盜，相賊害，為鳴梟之義，鈔掠良善，外姦內尤，劫奪人物，攘竊人財，矯稱上命，以取人財，若已固自有之，然蚩尤之惡，已如此矣。至於高辛氏之末，又有三苗之國，君習蚩尤之惡，不肯用善化民，而更制重法，惟作五虐之刑，乃言曰：此得法也。殺戮無罪之人，於是始大為四種之刑，則截人耳，剝人鼻，割人陰，割人面，苗民於此，施刑之時，并制無罪之人，對獄有罪者無辭，無罪者有辭，苗民斷獄，並皆罪之，無差簡有直辭者，言蓋及無罪者也。三苗之民，慣瀆亂政，起相漸染，皆化為惡，泯泯為亂，焚焚同惡，小大為惡，民皆巧詐，無有中于信義，以此無中于信，反背詛盟之約，雖有要約，皆違背之。三苗虐政作威，眾被戮者，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上天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其所以為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腥臭，無馨香也。君帝堯棄稟，稟眾被殺戮者，不以其罪，乃報為暴虐者，以威止絕苗民，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言以刑虐，故滅之也。傳順古至蚩尤。正義曰：古有遺訓，順而言之，故為

順古有遺訓也。蚩尤造始作亂，其事往前未有。蚩尤今始造之，必是亂民之事，不知造何事也。下說三苗之主，習蚩尤之惡，作五虐之刑，此章主說虐刑之事。蚩尤所作，必亦造虐刑也。以峻法治民，民不堪命，故惡化轉相染易，延及於平善之民，亦化為惡也。九黎之君，號曰蚩尤，當有舊說云：然不知出何書也。史記五帝本紀云：神農氏世衰，諸侯相侵伐，蚩尤最為暴虐，莫能伐之。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戰於涿鹿之野，遂擒殺蚩尤，而諸侯咸尊軒轅為天子。如本紀之言，蚩尤是炎帝之末，諸侯名也。應劭云：蚩尤古天子。鄭云：蚩尤霸天下，黃帝所伐者。漢書音義有臣瓚者，引孔子三朝記云：蚩尤庶人之貪者，諸說不同。未知蚩尤是何人也。楚語曰：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顛頊受之，使復舊常，則九黎在少昊之末，非蚩尤也。韋昭云：九黎氏九人，蚩尤之徒也。韋昭雖以九黎為蚩尤，要史記蚩尤在炎帝之末，國語九黎在少昊之末，二者不得同也。九黎之文，惟出楚語，孔以蚩尤為九黎，下傳又云：蚩尤黃帝所滅，言黃帝所滅，則與史記



同矣。孔非不見楚語而為此說，蓋以蚩尤是九黎之君，黃帝雖滅蚩尤，猶有種類尚在，故下至少昊之末，更復作亂。若其不然，孔意不可知也。鄭玄云：學蚩尤為此者，九黎之君在少昊之代也。其意以蚩尤當交帝之末，九黎當少昊之末，九黎學蚩尤，九黎非蚩尤也。○傳：平民至之甚。○正義曰：蚩尤作亂，當是作重刑以亂民，以峻法酷刑，民無所措手足，困於苛虐，所酷人皆苟且，故平民化之，無有不相寇賊，羣行攻劫。曰：寇殺人曰賊，言攻殺人以求財也。鴟梟貪殘之鳥，詩云：為梟為鴟，梟是鴟類。鄭玄云：盜賊狀如鴟梟，掠良善，劫奪人物，傳言鴟梟之義，如鄭說也。釋詁云：虔固也。若固有之，言取得人物，如已自有也。○傳：三苗至同惡。○正義曰：上說蚩尤之惡，即以苗民繼之，知經意言三苗之君習蚩尤之惡，靈善也，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學蚩尤制之用五刑，而虐為之，故為五虐之刑，不必臯陶五刑之外，別有五也。曰：法者，述苗民之語，自謂所得法，欲民行而畏之，如史記之文，蚩尤黃帝所滅，不向所說三苗帝堯所誅。楚語云：

三苗復九黎之惡，是異世而同惡也。鄭玄以為苗民即九黎之後，顓頊誅九黎，至其子孫為三國，高辛之衰，又復九黎之惡，堯興又誅之，堯未又在朝，舜臣堯又竄之，後禹攝位，又在洞庭，逆命禹，又誅之，穆王淫惡此族，三生凶德，故著其惡，而謂之民。孔惟言異世同惡，不言三苗是蚩尤之子孫。韋昭云：三苗炎帝之後，諸侯共工也。○傳：三苗至五虐。○正義曰：三苗之主，實國君也，頑凶若民，故謂之苗民，不於上經為傳者，就此惡行解之，以其頑凶，敢行虐刑，以殺戮無罪。釋詁云：淫大也。於是大為截人耳鼻，搯陰，黥面，苗民為此刑也。搯陰，即宮刑也。黥面，即墨刑也。康誥周公戒康叔云：無或劓刑人，即周世有劓刑之刑，非苗民別造此刑也。以加無辜，故曰五虐。鄭玄云：劓，斷耳，劓截鼻，搯謂搯破陰，黥為黥，黥人面，苗民大為此四刑者，言其特深刻，異於臯陶之為。鄭意蓋謂截耳截鼻多截之，搯陰苦於去勢，黥面甚於墨額。孔意或亦然也。○傳：三苗至之約。○正義曰：三苗之民，謂三苗國內之民也。讀謂慣讀，苗君久行虐刑，民慣見亂政，習



以為常起相漸化泯泯相似之意芬芬擾攘之狀泯  
泯為亂習為亂也芬芬同惡共為惡也中猶當也皆  
無中於信義言為行無與信義合者詩云君子屢盟  
亂是用長亂世之民多相盟詛既無信義必皆違之  
以此無中於信反背詛盟之約也○傳三苗至腥臭  
○正義曰方方各告無罪於上天言其處處告也天  
於下俯視苗民無有馨香之行馨香以喻善也其  
所以為德刑苗民自謂是德刑者發聞於外惟乃皆  
是腥臭腥臭喻惡也○傳君帝至下國○正義曰釋  
詁云皇君也此言遏絕苗民下句即云乃命重黎重  
黎是帝堯之事知此滅苗民亦帝堯也此滅苗民在  
堯之初與使無世位在於下國而堯之末年又有竄  
三苗者禮天子不滅國擇立其次賢者此為五虐之  
君自無世位在下其改立者復得在朝但此族數生  
凶德故歷代  
乃命重黎絕地天通固有降格○傳重即  
每被誅耳  
義黎即和堯命義和世掌天地四時之官使人神不

擾各得其序是謂絕地天通言天神無有降地地祇

不至於天明不相干○重直龍反羣后之遠在下明

明棐常鯨寡無蓋○傳羣后諸侯之遠在下國皆以明

明大道輔行常法故使鯨寡得所無有掩蓋○棐音

鬼反鯨居頑反皇帝清問下民鯨寡有辭于苗○傳帝堯詳問

民患皆有辭怨於苗民○清問馬德威惟畏德明惟

明○傳言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修其德行威則民

畏服明賢則德明人所以無能名焉○疏乃命至惟明

苗亂德民神雜擾帝堯既誅苗民乃命重黎二氏使



民無有上至天言天神地民不相雜也羣后諸侯相與在下國羣臣皆以明明大道輔行常法鰥寡皆得其所無有掩蓋之者君帝帝堯清審詳問下民所患鰥寡皆有辭怨於苗民言誅之合民意堯視苗民見怨則又增修其德以德行威則民畏之不敢為非以德明人人皆勉力自修使德明言堯所行賞罰得其所以也○傳重即至相于○正義曰楚語云昭王問於觀射父曰周書所謂重黎實使天地不通者何也若無然民將能登天乎對曰非此之謂也古者民神不雜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家為巫史民神同位禍災荐臻顓頊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屬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屬民使復舊常無相侵瀆是謂絕地天通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堯復育重黎之後不忘舊者使復典之彼言主說此事而堯典云乃命羲和欽若昊天即所謂育重黎之後使典之也以此知重即羲也黎即和也言羲是重之子孫和是黎之子孫能不忘祖之舊業故以重黎言之傳言堯乃命羲和掌天地四時之官堯典文也民神不擾是謂絕地天通楚

語文也孔惟加各得其序一句耳楚語又云司天屬神司地屬民命神與天在上民與地在下定上下之分使民神不雜則祭享有度災厲不生經言民神分別之意故言罔有降格言天神無有降至於地者謂神不干民孔因互文云地民不有上至於天者言民不干神也乃摠之云明不相于即是民神不雜也地民或作地祇學者多聞神祇又民字似祇因妄改使謬耳如楚語云乃命重黎是顓頊命之鄭玄以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至罔有降格皆說顓頊之事乃命重黎即是命重黎之身非義和也皇帝清問以下乃說堯事顓頊與堯再誅苗民故上言過絕苗民下云有辭於苗異代別時非一事也案楚語云少昊氏之衰也九黎亂德又云其後三苗復九黎之德則九黎三苗非一物也顓頊誅九黎謂之過絕苗民於鄭義為不愜楚語言顓頊命重黎解為帝堯命羲和於孔說又未允不知二者誰得經意也○傳言堯至名焉○正義曰此經二句說帝堯之德事也而其言不順文在苗民之下故傳以為堯監苗民之見怨則又增



修其德、敦德以臨之、以德行其威罰、則民畏之、而不敢為非、明賢則德明、人者若凡人、雖欲以德明賢者、不能照察、今堯德明賢者、則能以德明識賢人、故皆勸慕為善、明與二句相互、則德威者凡人、雖欲以德行威、不能威肅、今堯行威罰、則能以德威、德威、罰罪人、故人皆畏威服德也、

乃命三后恤功于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禹平水土、主名山川、稷降

播種、農殖嘉穀、伯夷下典禮、教民而斷以法、禹治

洪水、山川無名者、主名之、后稷下教、民播種、農畝生

善穀、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折之設反、下同、馬

也、種音章、用反、殖承三后成功、惟殷于民、鄭王皆音越、馬云、智

功、惟所以殷盛於民、言禮教備、衣食足、士制百姓于

刑之中、以教祗德、言伯夷道、民典禮、斷之以法、皐

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

而反、疏乃命至祗德、正義曰、堯既誅苗民、乃命

典教民、折斷下民、惟以典法、伯禹身平治水土、主名

於農畝、殖嘉穀、三君者、各成其功、惟以殷盛於民、

使民衣食充足、乃使士官、制御百官之姓於刑之中、

正以教民為敬德、言先以禮法化民、民既富而後教

之、非苟欲刑殺也、伯夷至於民、正義曰、伯夷

與稷言降、禹不言降、降可知、降下也、從上而下於民

也、舜與伯夷、主禮典、教民而斷、以法、即論語所謂齊

之以禮也、山川與天地並生、民應先與作名、但禹治

承萬事、改新、古老既死、其名或滅、故當時無名者、禹

皆主名之、言此者、以見禹治山川為民於此耕稼、故



即所謂堯命三君，憂功於民，憂欲與民施功也。此三事之次，當禹功在先，先治水，乃得種穀，民得穀食，乃能行禮。管子云：衣食足，知榮辱，倉廩實，知禮節。是言足食，足衣，然後行禮也。此經先言伯夷者，以民為國之本，禮是民之所急，將言制刑，先言用禮，刑禮相須，重禮故先言之也。○傳言伯至敬德，○正義曰：此經大意言禹稷教民，使衣食充足，伯夷道民，使知禮節，有不從教者，乃以刑威之，故先言三君之功，乃說用刑之事，言禹稷教民稼穡，衣食既已充足，伯夷道民典禮，又能折之以法，禮法既行，乃使皋陶作士，制百官於刑之中，令百官用刑，皆得中正，使不僭不濫，不輕不重，助成道化，以教民為敬德，言從伯夷之法，敬德行，穆穆在上，明明在下，灼于四方，罔不惟德之禮也。○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勤。○堯躬行敬，敬在上，三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灼然彰著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故乃

明于刑之中，率乂于民，棗彝。

天下皆勤立德，故乃

能明於用刑之中，正循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治

反。○疏穆穆至棗彝。○正義曰：言堯躬行敬敬之道，在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

臣敬明其德，灼然著於四方，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

之勤，悉皆勤行德矣。天下之士，皆勤立德，故乃能明

於用刑之中，正循大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美堯君

臣明德能用刑得中，以輔禮教。○傳堯躬至之勤。○

正義曰：釋訓云：穆穆敬也，明明重明，則穆穆重敬，當

敬天敬民，在於上位也，明明在下，則是臣事，知是三

后之徒，秉明德，明君道於下也，彰著於四方，四方皆

法効之故，天下之士，無不惟德之勤。○傳天下至常

教。○正義曰：刑者所以助教，而不可專用，非是身有



民之道以治於民輔成常教伯典獄非訖于威惟訖

夷所典之禮是常行之教也于富言堯時主獄有威有德有恕非絕於威惟絕

於富世治貨賂不行故反敬忌罔有擇言在身傳

堯時典獄皆能敬其職忌其過故無有可擇之言在

其身惟克天德自作元命配享在下傳凡明於刑之

中無擇言在身必是惟能天德自為大命配享天意

在於天下疏典獄至在下正義曰堯時典獄之官

可止也惟能正絕於富受貨然後得富無貨富自絕矣言於時世治貨賂不行堯時典獄之官皆能敬其職事忌其過失無有可擇之言在於其身天德平均惟能為天之德志性平均自為長久大命配當天意

在於天下言堯德化之深於時典獄之官皆能賢也

傳言堯至不行正義曰堯時主獄之官有威嚴

有德行有恕心有犯罪必罪之是有威也無罪則赦之是有德也有威有德有恕心行之不受貨賂是恕

心也訖是盡也故傳以訖為絕不可能使民不犯非絕於威能使不受貨賂惟絕於富言以恕心行之世

治則貨賂不行故獄官無得富者傳凡明至天下

正義曰惟克天德言能效天為德當謂天德平均

獄官效天為平均凡能明於刑之中正矣又能使無

可擇之言在身者此人必是惟能為天平均之德斷

獄必平矣皇天無親惟德是輔若能斷獄平均者必

壽長久大命大命由已而來是自為大命享訓當也

是此人能配當天命在於天之王曰嗟四方司政典

獄非爾惟作天牧傳主政典獄謂諸侯也非汝惟為

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為于偽反任而今爾何監

萬曆十五年刊



非時伯夷播刑之迪

言當視是伯夷布刑之道而

法之其今爾何懲惟時苗民匪察于獄之麗

其

汝何懲戒乎所懲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

取滅亡○麗力罔擇吉人觀于五刑之中惟時庶威

奪貨

言苗民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五刑之中正

惟是衆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貨所以為亂斷制

五刑以亂無辜上帝不蠲降咎于苗

苗民任奪貨

姦人斷制五刑以亂加無罪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

罪謂誅之

蠲吉緣反苗民無辭于罰乃絕厥世

言罪重無以辭於天罰故堯絕其世申言之為至戒

疏王曰至厥世○正義曰王呼諸侯戒之曰咨嗟汝

牧養民乎言汝等皆為天養民言任重也受任既重

當觀古成敗今汝何所監視乎其所視者非是伯夷

布刑之道乎言當效伯夷善布刑法受命令名也其今

汝何所懲創乎其所創者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

刑乎言當創苗民施刑不當取滅亡也彼苗民之為

政也無肯選擇善人使觀視於五刑之中正惟是衆

為威虐者任之以奪取人之貨賂任用此人使斷制

五刑以亂加無罪之人上天不潔其所為故下咎惡

於苗民苗民無以辭於天罰堯乃絕滅其世汝等安



正義曰。上言非時。此言惟時。文異者。非時者。言豈非是事也。惟時者。言惟當是事也。雖文異而意同。惟是苗民非察於獄之施刑。以取滅亡也。言其正謂察於獄之施刑。不當於罪以取滅亡也。○傳。苗民至誅之。○正義曰。以亂加無罪者。正謂以罪加無罪是亂也。獨訓潔也。天不潔其所為者。鄭玄云。天以苗民所行。腥臊不潔。故王曰。嗚呼。念之哉。○傳。念以伯夷為法。苗民下禍誅之。

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皆聽朕言。庶有

格命。○傳。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孫列者。伯仲叔季。順

少長也。舉同姓。包異姓。言不殊也。聽從我言。庶幾有

至命。○聽如字。又他經反。今爾罔不由慰。日勤爾罔

或戒不勤。○傳。今汝無不用安自居。日當勤之。汝無有

徒念戒而不勤。○日人實。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反。一音曰。天齊于民。俾我一日非終。

惟終在人。○傳。天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一日所行。非

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在人所行。○天齊于民。絕句。

絕句。俾必爾反。馬。爾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雖畏

勿畏。雖休勿休。○傳。汝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

之戒。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其寧

惟永。○傳。先戒以勞謙之德。文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

剛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則兆民賴之。其乃安



寧長久之道

**疏**

王曰至惟求。正義曰王言而歎曰

夷為法苗民為戒既令念此法戒又呼同姓諸侯曰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孫等汝皆聽從我言依行用之庶幾有至善之命必長壽也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曰我當勤之哉汝已許自勤即當必勤汝無有徒念我戒許欲自勤而身竟不勤戒使必自勤也上天欲整齊於下民使我為之今我為天子整齊下民也我一日所行失其道非為天所終一日所行得其理惟為天所終此事皆在人所行言已當慎行以順天也我已冀欲順天汝等當庶幾敬逆天命以奉用我一人之戒汝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德美欲令其謙而勿自恃也汝等惟當敬慎用此五刑以成剛柔正直之三德以輔我天子我天子一人有善事則億兆之民蒙賴之若能如此其乃安寧惟久長之道也。傳皆王至至命。正義曰此摠告諸侯不獨告同姓知舉同姓包異姓也格訓至也言庶幾有至命至命當謂至

善之命不知是何命也鄭玄云格登也登命謂壽考者傳云至命亦謂壽考。傳今汝至不勤。正義曰由用也慰安也人之行事多有始無終從而不改王既殷勤教誨恐其知而不行或當日欲勤行而中道倦怠故以此言戒之今汝等諸侯無不用安道以自居言曰我當勤之安道者謂勤其職是安之道若不勤其職是危之道也。傳天整至所行。正義曰天整齊於下民者欲使之順道依理以性命自終也以民不能自治故使我為之使我為天子我既受天委付務欲稱天之心墜失天命是不為天所終保全祥位是為天所終我一日所行善之與惡非為天所終惟為天所終皆在人所行王言已冀從使為行稱天意也。傳汝當至德美。正義曰逆迎也上天授人為主是下天命也諸侯上輔天子是逆天命也言與天意相逆逆也汝當庶幾敬迎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欲使之順天意而用也命凡人被人畏必當自謂已有可畏敬被人譽必自謂已實有美德故戒之汝等所行事雖見畏勿自謂可敬畏雖見美勿自謂有



德美教之令謙而不自恃也。○傳先戒至之道。○正義曰。上句雖畏勿畏。雖休勿休。是先戒以勞謙之德也。勞謙易謙卦九三爻辭。謙則心勞。故云勞。王曰。吁。謙。天子有善。以善事教天下。則兆民蒙賴之。

來有邦有土。告爾祥刑。○傳吁。歎也。有國土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況于及馬。在今爾安百姓何擇。

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傳在今爾安百姓兆民之道。當何所擇。非惟吉人乎。當何所敬。非惟五刑乎。當何所度。非惟及世輕重所宜乎。○度待洛及。註同。馬云。造謀也。兩造。

具備師聽五辭。○傳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具備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五辭簡孚。正于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五辭簡孚。正于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五辭簡孚。正于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五辭簡孚。正于

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造七報。五辭簡孚。正于

五刑。○傳五辭簡核。信有罪驗則正之於五刑。○核。幸。五刑不簡。正于五罰。○傳不簡核。謂不應五刑。當正五

罰。出金贖罪。○應應對。五罰不服。正于五過。○傳不服。不應罰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五過之疵。惟官惟反。惟

內惟貨惟來。○傳五過之所病。或嘗同官位。或詐反。因辭。或內親用事。或行貨在法。或舊相往來。皆病所在。

○疵才斯反。來馬本。其罪惟均。其審克之。○傳以病所作求。云有求請賂也。在出入人罪。使在五過。罪與犯法者同。其當清察。能

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五刑之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刑疑赦從罰罰疑赦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簡

乎有衆惟貌有稽傳簡核誠信有合衆心惟察其貌

有所考合重刑之至傳無簡不聽具嚴天威傳無簡核

誠信不聽理其獄皆當嚴敬天威無輕用刑傳墨辟疑

赦其罰百鍰閱實其罪傳刻其穎而涅之曰墨刑疑

則赦從罰六兩曰鍰鍰黃鐵也閱實其罪使與罰各

相當傳辟婢亦反鍰除戶關反大兩也鄭及爾雅同

也馬同又云賈逵說俗儒以鈔重六兩周官劔辟

重九鈔俗儒近是蘭音悅穎素黨反涅乃結反劔辟

疑赦其罰惟倍閱實其罪傳截鼻曰劔刑倍百為二

百鍰荆辟疑赦其罰倍差閱實其罪傳刑足曰荆倍

差謂倍之又半為五百鍰宮辟疑赦其罰六百鍰閱

實其罪傳宮淫刑也男子割勢婦人幽閉次死之刑

序五刑先輕轉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罰千鍰

閱實其罪傳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罰不降相因古之

制也墨罰之屬千劓罰之屬千荆罰之屬五百官罰

之屬三百大辟之罰其屬二百五刑之屬三千傳別

言罰屬合言刑屬明刑罰同屬互見其義以相備○

見賢疏王曰至天威○正義曰凡與人言必呼使來

通反疏前吁歎聲也王歎而呼諸侯曰吁來有邦國



有土地諸侯國君等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在於今日汝安百姓北民之道何所選擇非惟選擇善人乎何所敬慎非惟敬慎五刑乎何所謀度非惟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乎即教諸侯以斷獄之法凡斷獄者必命囚之與證兩皆來至囚證具備取其言語乃與眾獄官共聽其入五刑之辭其五刑之辭簡核信實有罪則正之於五刑以五刑之罪罪其身也五刑之辭不如眾所簡核不合入五刑則正之於五罰罰謂其取贖也於五罰論之又有辭不服則正之於五過過失可宥則赦宥之從刑入罰從罰入過此五過之所病者惟嘗同官位惟詐及囚辭惟內親用事惟行貨枉法惟舊相往來以此五病出入人罪其罪與犯法者均其當清證審察能使五者不行乃為能耳五刑之疑有赦赦從罰也五罰之疑有赦赦從過也過則赦之矣其當清證審察使能之勿使妄入人罪妄得赦免既得囚辭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可刑或皆可放雖云合罪惟更審察其貌有所考合謂貌又當罪乃決斷之無簡不聽者謂雖似罪狀無可簡核

誠信合罪者則不聽理其獄當放赦之皆當嚴敬天威勿輕聽用刑也○傳在今至宜乎○正義曰何度非及其言不明以論刑事而言度所及知所度者度及世之用刑輕重所宜王肅云度謀也非當與主獄者謀慮刑事度世輕重所宜也○傳兩謂至之辭○正義曰兩謂兩人謂囚與證也凡競獄必有兩人為敵各言有辭理或時兩皆須證則囚之與證非徒兩人而已兩人謂囚與證不為兩敵至者將斷其罪必須得證兩敵同時在官不須待至且兩人競理或並皆為囚各自須證故以兩為囚與證也兩至具備謂囚證具足各得其辭乃據辭定罪與眾獄官共聽其辭觀其犯狀斟酌入罪或入墨劓或入宮刑故云聽其入五刑之辭也○傳五辭至五刑○正義曰既得囚證將入五刑之辭更復簡核實知其信有罪狀與刑書正同則依刑書斷之應墨者墨之應殺者殺之○傳不簡至贖罪○正義曰不簡核者謂覆審囚證之辭不如簡核之狀既囚與證辭不相符合則是犯狀不定謂不應五刑不與五刑書同獄官疑不能



決則當正之於五罰令其出金贖刑依準五刑疑則從罰故為五罰即下文是也今律疑罪各依所犯以贖論虛實之證等是非之理均或事涉疑似旁無證見或雖有證見事涉疑似如此者皆為疑罪○傳不服至赦免○正義曰不服不應罰者欲令贖罪而其人不強遣出獄官重加簡核無服疑似之狀本情非罪不可強遣出金如是者則正之於五過雖事涉疑似有罪乃是過失過則可原故從赦免下文惟有五刑五罰而無五過亦稱五者緣五罰為過故謂之五過五者之過皆可原也○傳五過至所在○正義曰釋詁云疵病也此五過之所病皆謂獄吏故出入人罪應刑不刑應罰不罰致之五過而赦免之故指言五過之疵於五刑五罰不赦其罪未有此病故不言五刑之疵五罰之疵應刑而罰亦是其病於赦免言病則赦刑從罰亦是病可知損害王道於政為病故謂之病惟官謂嘗同官位與吏舊同僚也或許反囚辭拒諱實情不承服也或內親用事囚有親戚在官吏或望其意而曲筆也或行貨於吏吏受財枉法也或囚

與吏舊相往來此五事皆是病之所在五事皆是枉法但枉法多是為貨故於貨言枉餘皆枉可知○傳以病至不行○正義曰以五病所在出入人罪不罰不刑使得在於五過妄赦免之此獄吏之罪與犯法者同諸侯國君清證審察能使之不行乃為善也此以病所在惟出入人罪耳而傳并言入者有罪而妄出與無罪而妄入獄吏之罪等故以出入言之今律故出入者與同罪而此是也○傳刑疑至其理○正義曰刑疑有赦赦從罰也罰疑有赦赦從免也上云五罰不服正於五過即是免之也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知過則赦之不得疑也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不使應刑妄得罰應罰妄得免也舜典云眚災肆赦大禹謨云宥過無大易解卦象云君子以赦過宥罪論語云赦小過是過失之罪皆當赦放故知過即是赦之鄭玄云不言五過之疑有赦者過不赦也禮記云凡執禁以齊眾者不赦過如鄭此言五罰不服正於五過者五過皆當罪之也五刑之疑赦刑取贖五罰疑者反使服刑是刑疑而輸贖罰疑而受刑不疑而更



輕可疑而益重事之顛倒一至此乎謂之祥刑豈當若是然則不赦過者復何所謂執禁以齊眾非謂平常之過失也人君故設禁約將以齊整大眾小事易犯人必輕之過犯悉皆赦之眾人不復禁是故不赦小過所以齊整眾人令其不敢犯也今律和合御藥誤不如本方御幸舟船誤不牢固罪皆死之軍與者斬故失等皆是不赦過也○傳簡核至之至○正義曰簡核誠信有合眾心或皆以為為可刑或以為可赦未得即斷之惟當察其囚貌更有所考合考合復同乃從眾議斷之重刑之至也察其貌者即周禮五聽辭聽色聽氣聽耳聽目聽也鄭玄以為辭聽觀其出言不直則頰色聽觀其顏色不直則赧然氣聽觀其氣息不直則喘耳聽觀其聽聆不直則惑目聽觀其眸子視不直則眊然察其貌有所考合也○傳無簡至用刑○正義曰無簡核誠信者謂簡核之於罪無誠信效驗可簡核即是無罪之人當赦之○傳刻其至相當○正義曰五刑之名見於經傳唐虞已來皆有之矣未知上古起在何時也漢文帝始除肉

刑其刻類截鼻別足割勢皆法傳於先代孔君親見之說文云類頰也墨一名黥鄭玄周禮注云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室之言刻頰為瘡以墨塞瘡孔令變色也六兩曰錢蓋古語存於當時未必有明文也考工記云戈矛重三錢馬融云錢量名當與呂刑錢同俗儒云錢六兩為一川不知所出耳鄭玄云錢稱輕重之名今代東萊稱或以大半兩為鈞十鈞為錢錢重六兩大半兩錢鈞似同也或有存行之者十鈞為錢二錢四鈞而當一斤然則錢重六兩三分兩之二周禮謂錢為鈞如鄭玄之言一錢之重六兩多於孔王所說惟校十六銖爾舜典云金作贖刑傳以金為黃金此言黃鐵者古者金銀銅鐵摠號為金今別之以為四名此傳言黃鐵舜典傳言黃金皆是今之銅也古人贖罪悉皆用銅而傳或稱黃金或言黃鐵謂銅為金為鐵爾閱實其罪檢閱核實其所犯之罪使與罰名相當然後收取其贖此既罪疑而取贖疑罪不定恐受贖參差故五罰之下皆言閱實其罪處其不相當故也○傳別足至百錢○正義曰釋詁云刑



刑也。李巡云：斷足曰刑。說文云：刑，絕也。是刑者，斷絕之名。故刑足曰刑。贖，剕倍墨。刑應倍剕而云倍差倍之。又有差則不倍一倍也。下句贖宮六百，緩知倍之。又半之，為五百，緩也。截鼻重於黥，頌相校猶少。刑足重於截鼻，所校則多。刑足之罪，近於宮刑，故使贖刑不倍。倍剕而多少，近於贖宮也。○傳：宮淫至之宜。○正義曰：伏生書傳云：男女不以義交者，其刑宮。是宮刑為淫刑也。男子之陰名為勢，割去其勢，與椽去其陰事亦同也。婦人幽閉，閉於宮，使不得出也。本制宮刑主為淫者，後人被此罪者，未必盡皆為淫。昭五年左傳：楚子以羊舌肸為司宮，非坐淫也。漢除肉刑，除墨剕刑耳。宮刑猶在近代。及逆緣坐，男子十五以下，不應死者，皆宮之。大隋開皇之初，始除男子宮刑。婦人猶閉於宮。宮是次死之刑。宮於四刑為最重也。人犯輕刑者多，犯重刑者少。又以緩數以倍相加。序五刑，先輕後重，取事之宜。○傳：死刑至制也。○正義曰：釋詁云：辟，罪也。死是罪之大者，故謂死刑為大辟。經歷陳罰之緩數，五刑之疑，各自入罰，不降相因，不令

死疑入宮。宮疑入刑者，是古之制也。所以然者，以其所犯疑不能決，故使贖之。次刑非其所犯，故不得降相因。○傳：別言至相備。○正義曰：此經歷言一百、三百、五百者，各是刑之條也。每於其條有犯者，實則刑之。疑則罰之。刑屬罰屬，其數同也。別言罰屬五者，各言其數，合言刑屬，但摠云三千，明刑罰同其屬數。互見其義，以相備也。經云：大辟之罰，其屬二百。文異於上。四罰者，以大辟二字，不可云大辟罰之屬。故分為二句，以其二字。上下比罪，無僭亂辭，勿用不行。○傳：上下字足使成文。上下比罪，無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此方其罪，無聽僭亂之辭。以自疑，勿用折獄，不可行。○僭子：惟察惟法，其審克之。○傳：惟當清察罪人之辭。念反。附以法理，其當詳審能之。上刑適輕，下服。○傳：重刑有可以廢減，則之輕服。下罪，下刑適重，上服。輕重諸罰。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三



有權傳

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并數輕重諸刑罰

各有權宜

○并必政反

刑罰世輕世重惟齊非齊有

倫有要傳

言刑罰隨世輕重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

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凡刑所以齊非齊各有倫

理有要善

疏上下至有要○正義曰此又述斷獄之

乃與獄官眾議斷之其囚有僭亂之虛辭者無得聽

之勿用此辭斷獄此僭亂之辭言不可行也惟當清

察罪人之辭惟當附以法理其當詳審使能之勿使

僭失為不能也上刑適輕者謂一人雖犯一罪狀當

輕重兩條據重條之上有可以虧減者則之輕條服

下罪也下刑適重者謂一人之身輕重二罪俱發則

以重罪而從上服命之服上罪或輕或重諸所罪罰

皆有權宜當臨時斟酌其狀不得雷同如罪刑罰有

世輕世重當視世所宜權而行之行罰者所以齊非

齊者有倫理有要善戒令審量之傳上下至可行

○正義曰罪條雖有多數犯者未必當條當取故事

並之上下比方其罪之輕重上比重罪下比輕罪觀

其所犯當與誰同獄官不可盡賢其間或有阿曲宜

預防之僭不信也獄官與囚等或作不信之辭以惑

亂在上人君無得聽此僭亂之辭以自疑惑勿即用

此僭亂之辭以之斷獄此僭亂之言不可行用也傳

一人至權宜○正義曰一人有二罪則之重而輕

并數者謂若一人有二罪則應兩罪俱治今惟斷獄

以重條而輕者不更別數與重并數為一劉君以為

上刑適輕下刑適重皆以為一人有二罪上刑適輕

者若今律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者以居作官

當為重是為上刑適輕下刑適重者謂若二者俱是

賊罪罪從重科輕賊亦備是為而輕并數也知不然

者案經既言下刑適重上服則是重上服而已何得

為輕賊亦備又今律云重罪應贖輕罪應居作官當

者以居作官當為重者此即是下可適重之條而以

萬曆十五年刊

書院卷九

四三



為上刑適輕之例實為未允且孔傳下經始云一人有二罪則上經所云非一人有二罪者也劉君妄為其說故今不從○傳言刑至要善○正義曰刑罰隨世輕重言觀世而制刑也刑新國用輕典刑亂國用重典刑平國用中典周禮大司寇文也鄭玄云新國者新辟地立君之國用輕法者為其民未習於教也平國承平守成之國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也亂國篡弑叛逆之國用重典者以其化惡伐滅之也○**懲非死人極于病**○傳刑罰所以懲過非殺人欲使惡人極于病苦莫敢犯者

**非佞折獄惟良折獄罔非在中**○傳非口才可以斷獄惟平良可以斷獄無不在中

**正察辭于差非從惟從**○傳察囚辭其難在於差錯非從其為辭惟從其本情

**哀敬折獄明啓刑書有占咸**

**庶中正**○傳當憐下人之犯法敬斷獄之害人明開刑書相與占之使刑當其罪皆庶幾必得中正之道○

當丁浪反**其刑其罰其審克之**○傳其所刑其所罰其當詳審能之無失中正

**獄成而孚輸而孚**○傳斷獄成辭而信當輸汝信於王謂上其鞫劾文辭○上時掌反下

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備有并兩刑**○傳其斷刑文書上王府皆當備具有并兩刑亦具上之

**疏**○正義曰言

聖人之制刑罰所以懲創罪過非要使人死也欲使惡人極於病苦莫敢犯之而已非口才辯佞之人可以斷獄惟良善之人乃可以斷獄言斷獄無非在其中正佞人即不能然也察囚之辭其難在於言辭差



錯斷獄者非從其偽辭惟從其本情斷獄之時當哀  
憐之下民之犯法敬慎斷獄之責人勿得輕耳斷之  
必令典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皆庶幾得中正  
之道其所刑罰其當詳審能之勿使失中其斷獄成  
辭得其信實又當輸汝信實之狀而告於王其斷刑  
文書上於王府皆使備其勿有疎漏其囚若犯二事  
罪雖從重有并兩刑上之者言有兩刑亦具上之恐  
獄官有所隱沒故戒之○傳當憐至之道○正義曰  
論語云陽膚為士師會子戒之云如得其情則哀矜  
而勿喜是斷獄者於斷之時當憐下民之犯法也死  
者不可復生斷者不可復續當須敬慎斷獄之害人  
勿得輕耳即決之五刑之屬三千皆著在刑書使斷  
獄者依案用之宜命斷獄諸官明開刑書相與占之  
使刑書當其罪令人之所犯不必當條須探測刑書  
之意比附以斷其罪若卜筮之占然故稱占也皆庶  
幾必得中正之道令獄官同心思使中也此言明啓  
刑書以宣示百姓故云臨事時宜不預明刑辟人有

犯罪原其情之善惡斷定其輕重乃於刑書比附而  
罪之故彼此各據其一義不相違也○傳斷獄至文  
辭○正義曰孚信也輸寫也下而為汝也斷獄成辭  
而得信實當輸寫汝之信實以告於王勿藏隱其情  
不告王也曲必隱情直則無隱念其不隱情者欲使  
之無阿曲也漢世問罪謂之鞫斷獄謂之劾謂上其  
鞫劾文辭也○傳其斷至上之○正義曰其斷刑文  
書上王府皆當備具若今曹司寫案申尚書省也有  
并兩刑謂人犯兩事刑有上下雖罪從重斷有兩刑  
者亦并具上之使王知其事王或時以下刑為重改  
下之上故王曰嗚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懼○傳  
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長諸侯族同族姓異姓也我言  
多可戒懼以儆之○傲  
音景朕敬于刑有德惟刑○傳我敬  
於刑當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九

四



干單辭傳

今天治民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聽

訟當清審單辭單辭特難聽故言之。相如字馬息亮反助也民

之亂罔不中聽獄之兩辭傳

民之所以治由典獄之

無不以中正聽獄之兩辭兩辭棄虛從實刑獄清則

民治。治直

吏反

無或私家于獄之兩辭傳

典獄無敢有

受貨聽詐成私家於獄之兩辭

獄貨非寶惟府辜功

報以庶尤傳

受獄貨非家寶也惟聚罪之事其報則

以眾人見罪

永畏惟罰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傳

當長

畏懼惟為天所罰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

不中則天罰之

天罰不極庶民罔有令政在于天下

傳天道罰不中令眾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

不中將亦罰之。令力

疏王曰至天下。正義曰王

事重汝當敬之哉謂諸侯官之長此同族異姓等我

言多可戒懼我敬於刑當刑命有德者惟典刑事今

上天治民命人君為天子配天在於下承天之意為

事甚重其聽獄訟當明白清審於獄之單辭民之所

以治者由獄官無有不用中正聽訟之兩辭由以中

正之故下民得治汝獄官無有敢受貨賂成私家於

獄之兩辭勿於獄之兩家受貨致富治獄受貨非家

寶也惟是聚罪之事言汝身多違則不達虛言戒行

急惡疏非虛論矣多聚罪則天報汝以眾人見被尤

怨而罰責之汝當長畏惟天所罰天罰汝者非是天



下則是人主不中，天亦將罰人主。諸侯為民之主，故以天罰懼之。○傳敬之至，敬之。○正義曰：此篇主多戒諸侯，百官之長，故知官長即諸侯也。襄十二年左傳：「哭諸侯之例云：異姓臨於外，同族於禰廟，是相對則族為同姓，姓為異姓也。」告之以我言多可戒懼者，以儆戒之也。下言民無善政，則天罰人主，是儆戒諸侯也。○傳我敬至典刑。○正義曰：當使有德者惟典刑，言將選有德之人，使為刑官，刑官不用無德之人也。○傳今天至言之。○正義曰：傳以相為治，今天治民者，天有意治民，而天不自治，使人治之，人君為配天在下，當承天意治民，治之當使稱天心也。欲稱天心，聽獄當清審，單辭單辭謂一人獨言，未有與對之人，訟者多直，已以曲彼構辭以誣人，單辭特難聽，故言之也。孔子美子路云：「片言可以折獄者，其由也與？」片言即單辭也。子路行直聞於天下，不肯自道已長，妄稱彼短，得其單辭，即可以斷獄者，惟子路爾。凡人少能然，故難聽也。○傳民之至民治。○正義曰：獄之兩辭謂兩人競理，一虛一實，實者枉屈，虛者得理，則

此民之所以不得治也。民之所以得治者，由典獄之官，其無不以下有中正之心，聽獄之兩辭，棄虛從實，實者得理，虛者受刑，虛者不敢更訟，則刑獄清而民治矣。孔子稱必也使無訟乎，謂此也。○傳典獄至兩辭。○正義曰：典獄知其虛受其貨，而聽其詐詐者虛而得理，獄官致富成私家，此民之所以亂也。故戒諸侯無使獄官成私家，於獄之兩辭。○傳受獄至見罪。○正義曰：府聚也，功事也，受獄貨非是家之寶也，惟最聚近罪之事，爾罪多，必有惡報，其報則以衆人見罪也。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故下句戒令畏天罰之。○傳當長至罰之。○正義曰：衆人見罪者多，天必報以禍罰，汝諸侯等當長畏懼為天所罰，天之罰人，非天道不得其中，惟人在其教命，自使不中，教命不中，則天罰之，諸侯一國之君，施教命於民者也，故戒以施教命中否也。○傳天道至罰之。○正義曰：天道下罰，罰不中者，令使衆民無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為人主不中，故無善政，天將亦罰人主，人主謂諸侯，此言戒諸侯也。王曰：嗚呼！嗣



孫今往何監非德于民之中尚明聽之哉傳

嗣孫諸

侯嗣世子孫非一世自今已往當何監視非當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乎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

刑無疆之辭屬于五極咸中有慶傳

言智人惟用刑

乃有無窮之善辭名聞於後世以其折獄屬五常之

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

音燭

受王嘉師監于茲祥

刑傳

有邦有土受王之善衆而治之者視於此善刑

欲其勤而法之為無疆之辭

疏

王曰至祥刑。正義曰戒之既終王又言

而歎曰嗚呼汝諸侯嗣世子孫等從自今已往當何所監視非當視立德於民而為之中正乎言諸侯

嗣世惟當視此立德於民為之中正之事汝必視此庶幾明聽我言而行之哉有智之人惟能用刑乃有無疆境之善辭得有無疆善辭者以其折獄能屬於五常之中正皆中其理而法有善政故也汝有邦有王之君受王之善衆而治之當視於此善刑從上已來舉善刑以告之欲其勤而法之使有無窮之美譽傳言智至以然。正義曰屬謂屬著也極中也慶善也五常謂仁義禮智信人所常行之道也言得有正皆得其理而法之有善所以得然也知五是五常者以人所常行惟有五事知是五常也







邑晉文侯迎送安定之故錫命焉

### 文侯之命

**傳**

平王命為侯伯

**疏**

平王至之命。正義曰：幽王嬖褒姒，

廢申后，逐太子宜臼，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既殺幽王，晉文侯與鄭武公迎宜臼立之，是為平王，遷於東都，平王乃以文侯為方伯，賜其秬鬯之酒，以圭瓚副焉，作策書命之，史錄其策書，作文侯之命，傳以圭至，圭瓚者，酌鬱鬯之杓，杓下有槃，瓚即槃之名也，是以圭為杓之柄，故謂之圭瓚，周禮典瑞云：裸圭有瓚，以肆先王，以裸賓客，鄭司農云：於圭頭為器，可以挹鬯，裸祭，裸之瓚，以肆先王，灌先王祭也，鄭玄云：肆，解牲醴以祭，因以為名，爵行曰裸，漢禮瓚槃大五升，口徑八寸，下有槃，口徑一尺，詩云：瑟彼玉瓚，黃流在中，毛傳云：玉瓚，圭瓚也，黃金所以飾流鬯也，鄭云：黃流，秬鬯也，圭瓚之狀，以圭為柄，黃金為勺。

青金為外朱，中央是說圭瓚之形狀也，禮無明文，而知其然者，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執璋瓚，亞裸，鄭云：圭瓚，璋瓚，裸器也，以圭璋為柄，酌鬱鬯曰裸，然則圭瓚璋瓚，惟柄以圭璋為異，其瓚形則同，考工記王人云：裸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廟，大璋中璋九寸，邊璋七寸，厚寸，黃金勺，青金外朱，中鼻寸，鄭云：鼻勺流也，凡流皆為龍口也，三璋之勺，形如圭瓚，是鄭以璋形如此，知圭瓚亦然，毛傳又云：九命，然後錫以秬鬯，圭瓚則晉文侯於時九命為東西大伯，故得受此賜也，秬鬯從經為傳，故此惟解圭瓚，傳所以至命焉，正義曰：周本紀云：幽王嬖褒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廢申后，并去太子，用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申侯怒，乃與西夷犬戎共攻殺幽王，於是諸侯乃與申侯共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徙於洛邑，避戎寇，隱六年左傳：周桓公言於王曰：我周之東遷，晉鄭焉依，鄭語云：晉文侯於是乎定天子，是迎送安定之故，平王錫命焉。

萬曆十五年刊

禮記卷三十一



○傳乎王命為侯伯、○正義曰伯長也、諸侯之長、謂之伯也、僖元年左傳云、凡侯伯救患分災、討罰禮也、是謂諸侯之長、為侯伯、王肅云、幽王既滅、平王東遷、晉文侯、鄭武公、夾輔王室者、為大國、功重、故乎王命為侯伯、

王若曰、父義和

○傳順其功而命之、文侯同姓、故稱曰父、

義和字也、稱父者、非一人、故以字別之、○義和馬云、

侯、義本作誼、別彼列反、**丕顯文武克慎明德**、○傳大明乎文王武

昭升于上、敷聞在下、惟時

上帝集厥命于文王

○傳更述文王所以王也、言文王

聖德、明升于天、而布聞在下、民惟以是故、上天集成

其王命、德流子孫、○聞音問、亦惟先正克左右、昭事

王于况反

厥辟

○傳言君既聖明、亦惟先正官賢臣、能左右、明事

其君所以然、○辟必亦反、**越小大謀猷罔不率從、肆先祖**

懷在位

○傳文王君聖臣良、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

不循從其化、故我後世先祖、歸在王位、**疏**王若至在

曰乎王順文侯之功、親之敬而呼其字曰父、義和既呼其字、乃告以上世之事、大明乎文王武王之道、能詳慎顯用有德之人、以為大臣、文王之為王也、聖德明升於天、言其道至天也、又布聞於在下、言其德被民也、惟以是故、上天成其大命於文王、使之身為天子、澤流後世、文武聖明如此、亦惟先世長官之臣、能左右明事其君、君聖臣賢之故、於小大所謀道德、天下無有不循從其化、故我之先祖、文武之後、諸王皆



得歸在王位言先世聖王得賢臣之力將說已無賢臣故言此也。○傳順其至別之。正義曰：覲禮說天子呼諸侯之義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國則曰叔父其異姓則曰叔舅鄭玄禮注云稱之以父與舅親親之辭晉文侯唐叔之後與王同姓故稱曰父曲禮天子謂二伯為伯父伯舅計文侯為侯伯天子當呼為伯父此不云伯而直稱父者尤親之也左傳以文侯名仇今呼曰義和知是字也天子於同姓諸侯皆呼為父稱父者非一人若不稱其字無以知是文侯故以字別之鄭玄讀義為儀儀仇皆訓匹也故名仇字儀古人名字不可皆令相配不必然也。○傳文王至王位。○正義曰：後世先祖謂文武之後在今王之先祖成康以至宣幽皆是也懷歸也歸在王位者王位是其所有也若歸向家然故稱歸也。○**嗚呼閔予小子嗣造天丕愆**。傳歎而自痛傷也。言我小子而遭天大罪過父死國敗祖業墮隕。○如字

又音與愆去虔反墮杜回反隕于敏反。○**殄資澤于下民侵戎我國家純**。傳言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侵兵傷我國家及卿大夫之家禍甚大。○**既我御事罔或者壽**。見反所以遇禍即我治事之臣無

有者宿壽考俊德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疏

嗚呼至罔克。○正義曰：王又歎而自傷嗚呼疲病者是我小子繼嗣先王之位遭天大罪過於我周家父死國敗傾覆祖業致使周邦喪亂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言下民資用盡致使而王澤竭也西夷犬戎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亦甚大也所以遇此禍者即我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我則材劣無能之致自恨已弱不能致得賢臣恐又不能自立也。○傳言周至甚大。○正義曰：此經



所言追敘幽王滅事民不自治立君以養之民之資用是王者佑助以得之言周邦喪亂不能撫佑下民絕其資用惠澤於下民也幽王之滅由夷狄交侵兵傷我國及卿大夫之家其禍甚大諸言國家者皆謂國為國家傳意欲見君臣俱被其害故以家為卿大夫之家王肅云遺天之天之大愆謂幽王為大戎所殺殄絕其先祖之澤於下民侵犯兵寇傷我國家甚大謂犬戎也○傳所以至之致○正義曰此經亦是追敘往事言幽王所以遇禍者即我周家治事之臣無有者宿壽考俊德之人在其服位致使有犬戎之禍亦是我材劣無能之致幽王之時平王被逐在外國之興亡非平王所知言我無能之致者引過歸己自懼將來復然故下曰惟祖惟父其伊恤朕躬嗚呼有績句思得賢臣

予一人未綏在位

傳

王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

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嗚呼能有成功則我一人長

安在王位言恃諸侯

父義和汝克紹乃顯祖

傳

重稱

字親之不稱名尊之言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獎

汝肇刑文武用會紹乃辟追孝于前文人

傳

言汝

今始法文武之道矣當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使

追孝於前文德之人汝君平王自謂也繼先祖之志

為孝○辟扶汝多修扞我于艱若汝予嘉

傳

戰功曰

亦反多言汝之功多甚修矣乃扞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

戎汝功我所善之○扞下且

疏

曰惟至予嘉○正義反註同曰王又言我以無能

之致私為言曰同姓諸侯惟我祖之列者惟我父之列者其惟當憂念我身又自傷歎嗚呼此諸侯等若



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安在。王位言已無能，惟恃賴諸侯也。又乎文侯字曰父義和，汝能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汝始法文武之道，用是道合會，繼汝君以善，進孝於前世，文德之人，故周之國，汝功為多，甚修矣。乃能扞蔽我於艱難，謂救周誅犬戎也。如汝之功，是我所善，陳其前功，以勸勉之。○傳王曰：至諸侯，正義曰：文侯是同姓諸侯，王言已未得文侯之時，常望同姓助已，王私為言曰：同姓諸侯在我，惟祖惟父列者，惟當憂念我身，伊訓惟也，望得同姓之間，有憂已者，以思謂未得更歎而為言，嗚呼同姓諸侯，若有能助我，有功則我一人長得安在。王位言已恃賴諸侯，思得其人，在後果得文侯，告文侯以此言，言已思文侯之功，○傳重稱至獎之。○正義曰：天子之於諸侯，當稱父舅而已，既呼其父，又稱其字，所以別他人也。初則別於他人，重則可以已矣。重稱其字者，親之也。禮君父之前，曰名，朋友之交，曰字，是名重於字也。輕前人則斥其名，尊前人則避其重，故不稱其名，尊之也。不於上文作傳於此，言尊之者，就此親之，斥解

之也。昭乃顯祖，不知所斥，以晉之上世有功名者，惟有三唐叔耳，故知明汝顯祖唐叔之道，所以勸獎之。令其繼唐叔之業也。○傳言汝至為孝。○正義曰：以其初有大功，終當不殞其業，故言始法文武之道，當用是文武之道，合會繼汝君以善，令以功德佐汝君，使汝君繼前世，追行孝道於前世，文德之人，汝君者，平王自謂也。先祖之志在於乎定天下，故子孫繼父祖之志為孝也。○傳戰功至所善。○正義曰：戰功曰多者，周禮司勳文，又云：王功曰勳，國功曰功，民功曰庸，事功曰勞，治功曰力，戰功曰多，彼有此六功也。言功多殊於他人，故云：汝之功多，甚修矣。言其功修整美，其功之善也。文侯之功在於誅犬戎，立平王，言乃扞蔽我於艱難，知謂救周誅犬戎也。若訓如也，如汝之功，我所善也。王肅云：云如汝之功，我所嘉也。王

**曰父義和其歸視爾師寧爾邦** ○傳遺令還晉國其歸視汝眾安汝國內上下 ○令力用賚爾秬鬯一卣 ○傳

禹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十

五



黑黍曰秬，釀以鬯，莫不言圭瓚可知，自中罇也，當以

錫命告其始祖，故賜鬯。○賚方代反，自音酉，彤弓一

彤矢百，盧弓一，盧矢百。○傳：彤赤，盧黑也，諸侯有大功

賜弓矢，然後專征伐，彤弓以講德，習射，藏示子孫。

徒冬，馬四匹。○傳：馬供武用，四匹曰乘，侯伯之賜無常

反，以功大小為度。○供音恭，父往哉，柔遠能邇，惠康小民，無

荒寧。○傳：父往歸國哉，懷柔遠人，必以文德，能柔遠者

必能柔近，然後國安，安小人之道，必以順，無荒廢人

事而自安，簡恤爾都，用成爾顯德。○傳：當簡核汝所任

憂治汝都鄙之人，人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

矣，不言鄙，由近以及遠。○核戶革反，疏：王曰至顯德

既陳其功，乃賚賜之，王曰父義和，其當歸汝晉國，視

汝衆民安汝國內上下，用賜汝秬鬯之酒，一自罇歸

以告祭汝之始祖，又賜汝彤弓一，彤矢百，茲弓一，茲

矢百，馬四匹，父往歸國哉，必以文德安彼遠人，欲安

遠必能安近，是遠近乃得安耳，當以順道安汝之小

民，無得荒廢人事，以自安逸，簡核汝所任之臣，憂治

汝都鄙之人，民用成汝顯明之德，戒使歸國，善治民

也。○傳：黑黍至賜鬯。○正義曰：釋草云：秬，黑黍，李巡

曰：黑黍一名秬，周禮鬱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

鄭云：鬱，鬱金，香草也，桑鬱，金煮之，以和鬯酒，鄭衆云：鬱為草，若蘭，又有鬯人，掌其秬鬯，鄭玄云：鬯，釀秬為酒，芬香調暢於上下也，如彼鄭說，釀黑黍之米為酒，築鬱金之草，煮以和之，此傳言釀以鬯草，似用鬯草合釀，不同者，終是以鬯和黍米之酒，或先或後，言之



耳詩美宜王賜召穆公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  
 文人知賜秬鬯者必以圭瓚副焉此不言圭瓚明并  
 賜之可知也卣中尊也釋器文孫炎云樽彝為上壘  
 為下卣居中郭璞曰在壘彝之間即犧象壺著大山  
 等六尊是也周禮司尊彝云春祠夏禴裸用鷄彝鳥  
 彝秋嘗冬烝裸用斝彝黃彝則祭時實鬯酒於彝此  
 用卣者奉祭則盛於卣及祭則實於彝此初賜未祭  
 故盛以卣也詩稱告于文人毛傳云文人文德之人  
 也鄭玄云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  
 其先祖諸有德美見記也然則得秬鬯之賜當徧告  
 宗廟此傳惟言告始祖者舉祖之尊者言之耳○傳  
 彤赤至子孫○正義曰彤字從丹茲字從玄故彤赤  
 茲黑也是諸侯有大功賜弓矢然後專征伐禮記王  
 制文也周禮司弓矢掌六弓其名王弧夾庾唐大鄭  
 玄云六者弓異體之名也往體寡來體多曰王弧往  
 體多來體寡曰夾庾往體來體若一曰唐大經又云  
 唐弓大弓以授學射者使者勞者鄭云學射者弓用  
 中後習強弱則易也使者勞者弓亦用中遠近可也

勞者勤勞王事若晉文侯受弓矢之賜者鄭玄以此  
 形弓茲弓為周禮唐弓大弓唐大是弓強弱之名彤  
 茲於弓赤黑之色孔意亦當然也此傳及毛傳皆云  
 形弓以講德習射用周禮為說也唐弓大弓以授學  
 射者是習射也授使者勞者是講德也講論知其有  
 德乃賜之耳襄八年左傳云晉范宣子來聘季武子  
 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受彤弓于襄  
 王以為子孫藏杜預云藏之以示子孫○傳馬供至  
 為度○正義曰六畜特以馬賜之者為馬供武用故  
 也周禮校人云乘馬一師四圍圍養一馬是四匹曰  
 乘乘車必駕四馬故也司勳云凡賞無常輕重視功  
 是侯伯之賜無常以功大小為度○傳父往至相安  
 ○正義曰論語云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是懷  
 柔遠人必以文德也能柔遠者必能柔近遠近俱安  
 然後國安惠順也康安也言順安小民者安小民之  
 道必以順道安之故言順安也順者順小民之心為  
 其政也論語云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是順安也○傳  
 當簡至及遠○正義曰簡恤者共有爾都之文當簡



核汝都內善人而任之令以德憂治汝都鄙之人人  
和政治則汝顯用有德之功成矣言用賢之名既成  
國君之治亦成也鄭云都國都也鄙  
邊邑也言都不言鄙由近以及遠也

### 費誓第三十一

#### 周書

魯侯伯禽宅曲阜

傳

始封之國居曲阜

伯禽魯侯名

徐夷並

興東郊不開

傳

徐戎淮夷並起為寇於魯故東郊不

開○開舊讀皆作

作費誓

傳

魯侯征之於費地而誓

象也諸侯之事而連帝王孔子序書以魯有治戎征  
討之備秦有悔過自誓之戒足為世法故錄以備王

事猶詩錄商魯之頌○費音祕

### 費誓

傳費魯東郊之地名

疏

魯侯至費誓○正義曰魯侯伯禽於成王

即政元年始就封於魯居曲阜之地於時徐州  
之戎淮浦之夷並起為寇於魯東郊之門不敢  
開關魯侯時為方伯率諸侯征之至費地而誓  
戒士眾史錄其誓辭作費誓○傳徐戎至不開  
○正義曰經稱淮夷徐戎序言徐夷略之也此  
戎夷在魯之東諸侯之制於郊有門恐其侵逼  
魯境故東郊之門不開○傳費魯至地名○正  
義曰甘誓牧誓皆至戰地而誓知費非戰地者  
東郊不開則戎夷去魯近矣此誓命其治兵器  
具糗糧則是未出魯境故知費是魯東郊地名  
非戰處也

公曰嗟人無譁聽命

傳

伯禽為方伯監七百里內之諸



侯師之以征歎而勅之使無喧譁欲其靜聽誓命

戶瓜反監但茲淮夷徐戎並興傳今往征此淮浦之

夷徐州之戎並起為寇此戎夷帝王所羈縻統敘故

錯居九州之內秦始皇逐出之善敷乃甲冑敵乃干

無敢不弔傳言當善簡汝甲鎧冑兜鍪施汝楯紛無

敢不令至攻堅使可用的敷子彫反敵居表反弔音

示楯常準反又音允備乃弓矢鍛乃戈矛礪乃鋒刃

紛芳云反令力呈反無敢不善傳備汝弓矢弓調矢利鍛鍊戈矛磨礪鋒

刃皆使無敢不功善○鍛丁亂反礪力疏公曰至不

世反鍊來見反善正義

曰魯侯將征徐戎召集士衆歎而勅之公曰嗟在軍

之人無得喧譁皆靜而聽我誓命在往征此淮浦之

萬曆十五年刊



休父率彼淮浦省此徐土知淮夷是淮浦之夷徐戎是徐州之戎也四海之名東方曰夷西方曰戎謂在九州之外此徐州淮浦中夏之地而得有戎夷者此戎夷帝王之所羈縻而統敘之不以中國之法齊其風俗故得雜錯居九州之內此伯禽之時有淮浦者淮浦之夷並起詩美宣王命召穆公平淮夷則戎夷之處中國久矣漢時內地無戎夷者秦始皇逐出之始皇之崩至孔之初惟可三十四年古老猶在及見其事故孔得親知之也王肅云皆紂時錯居中國經傳不說其事無以知紂時來也○傳言當至可用○正義曰世本云杼作甲宋仲子云少康子杼也說文云胃兜鍪也兜鍪首鍪也經典皆言甲冑秦世已來始有鍪兜鍪之文古之作甲用皮秦漢已來用鐵鍪鍪二字皆從金蓋用鐵為之而因以作名也甲冑為有善有惡故令敕簡取其善者鄭云敕謂穿徹之謂甲繩有斷絕當使敕理穿治之于是楯也敵乃于必施功於楯但楯無施功之處惟繫紛於楯故以為飾鄭云汝楯紛紛如綬而小繫於楯以持之其以為飾鄭云

敵猶繫也王肅云敵楯當有紛繫持之是相傳為此說也弔訓至也無敢不令至極攻堅使可用鄭云至猶善也○傳備汝至功善○正義曰備訓具也每弓百矢弓十矢千使其數備足令弓調矢利案毛傳云五十矢為束或臨戰用五十矢為束凡金為兵器皆須鍛礪有刃之兵非獨戈矛而已云鍛鍊戈矛磨礪鋒刃令其文互相通稱諸侯兵器皆使無敢不功善令皆利快也今惟淫舍牯牛馬也○牯工毒反杜乃獲斂乃穿無敢傷牯牯之傷汝則有常刑○傳獲捕獸機檻當杜塞之穿穿地陷獸當以土窒斂之無敢令傷所放牯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人畜之常刑○杜本又作斂獲華化反徐戶覆反斂徐乃協反又乃結反穿在性

萬曆十五年刊

書項卷二十

十一



反、檻戶減反、室珍栗反、**疏**今惟至常刑、○正義曰、此畜許六反、又丑六反、**疏**戒軍旁之民也、今軍人惟欲大放舍牝牢之牛馬、命牧於野澤、杜汝捕獸之獲、塞汝陷獸之窠、無敢令傷、所放牝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傳**今軍至放牧、○正義曰、淫訓大也、周禮充人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鄭玄云、牢閉也、枝人掌王馬之政、天子十有二閑、馬六種、然則掌牛馬之處、謂之牢閑、牢閑是周衛之名也、此言大舍牝牛馬、則是出之牢閑、牧於野澤、令其逐草而牧之、故謂此牢閑之牛馬為牝牛馬、而知牝即閉牢之謂也、故言大放舍牝牢之牛馬、言軍人所在、必須放牧、此告軍旁之民也、既言牛馬在牝、遂以牝為牛馬之名、下云、無敢傷牝、謂傷牛馬、牝之傷、謂牛馬傷也、鄭玄以牝為牴牾之牝、施牴於牛馬之脚、使不得走失、○**傳**獲捕至常刑、○正義曰、周禮冥氏、掌為阱、獲以攻猛獸、知穿獲皆是捕獸之器也、檻以捕虎豹、穿地為深坑、又設機於上、防其躍而出也、穿以捕小獸、穿地為深坑、入必不

能出其上、不設機也、穿以穿地為名、獲以得獸為名、獲亦設於穿中、但穿不設機、為異耳、杜塞之、窠、窠之皆閉塞之義、使之填坑廢機、無敢令傷、所放牝牢之牛馬、牛馬之傷汝、則有殘害人畜之常刑、今律文施機、槍作坑穿者、杖一百、傷人之畜產者、償所減價、王肅云、杜閑也、獲所以捕禽獸、機檻之屬、斂塞也、穿穿地為之、所以陷墮之、恐害牧牛馬、故使閉塞之、鄭玄云、山林之田、春始穿地為穿、或設獲其中、以遮獸、獲作也、**馬牛其風**、臣妾逋逃、勿敢越逐、**傳**馬牛其有風、佚臣妾逋亡、勿敢棄越壘伍、而求逐之、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逋布吳反、佚音逸、**祗復之**、我商賚汝、**傳**衆人其有得佚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我則商度汝功、賜與汝、○商如字、徐音章、賚力代反、徐音來、度待洛反、**乃越逐不復**、汝則有常刑、

萬曆十五年刊

書疏卷二

二



傳越逐為失伍，不還為攘盜，汝則有此常刑。○攘如羊反

無敢寇攘，踰垣牆。傳軍人無敢暴劫人，踰越人垣牆。

物有自來者，無敢取之。音袁竊馬牛，誘臣妾，汝則有

常刑。傳軍人盜竊馬牛，誘偷奴婢，汝則有犯軍令之

常刑。甲戌我惟征徐戎。傳晉後甲戌之日，我惟征之。

峙乃糗糧，無敢不逮。汝則有大刑。傳皆當儲峙汝糗

糗之糧，使足食，無敢不相逮及。汝則有乏軍典之死

刑。○峙直里反，爾雅云：具也。糗去九音良。魯人三郊三遂

峙乃楨榦，甲戌我惟築。傳摠諸侯之兵，而但稱魯人

峙具楨榦，道近也。題曰楨，旁曰榦，言三郊三遂明東

郊距守不峙。甲戌日當築攻敵壘，距堙之屬。○楨徐

工翰反，築陟六反。無敢不供。汝則有無餘刑，非殺。傳

峙具楨榦，無敢不供，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刑者非

一也。然亦非殺汝。音恭魯人三郊三遂，峙乃芻芟，無

敢不多。汝則有大刑。傳郊遂多積芻芟，供軍牛馬不

多，汝則亦有乏軍典之大刑。○芻初俱音交。疏：馬牛至六

曰，馬牛其有放佚，臣妾其有逋逃，汝無敢棄。越壘伍

而遠求逐之，其有得逸馬牛，逃臣妾，皆敬還復之。歸

於本土，我則商度汝功，賞賜汝。汝若棄越壘伍，遠求

逐馬牛，臣妾及有得馬牛，臣妾不肯敬還復歸本土。

萬曆十五年刊



者、汝則有常刑、○傳馬牛至、曰妾、○正義曰、僖四年左傳云、惟有風馬牛不相及也、賈逵云、風放也、牝牡相誘謂之風、然則馬牛風佚、因牝牡相逐、而遂至放佚、遠去也、逋亦逃也、軍士在軍、官各守部署、止則有壘、行則有隊伍、勿敢棄越、壘伍而遠求逐之、周禮大宰以九職任萬民、八曰、臣妾聚斂、疏材、倍十七年左傳云、晉惠公之妻梁嬴、孕過期、卜招父與其子、卜之、其子曰、將生一男一女、招曰、然、男為人、臣女為人、妾是役人、賤者、男曰臣、女曰妾也、古人或以婦女從軍、故云、臣妾逋逃也、○傳皆當至死刑、○正義曰、峙具也、預貯米粟謂之儲、峙、鄭眾云、糗熬大豆及米也、說文云、糗熬米麥也、鄭玄云、糗、擣熬穀也、謂熬米麥使熟、又擣之以為粉也、糗乾飲也、糗、糗、是行軍之糧、皆當儲峙、汝糗糗之糧、使在軍足食、無敢不相逮及、謂糧儲少不反、衆人、汝則有乏軍興之死刑、與軍征伐、而有乏少、謂之乏軍興、今律乏軍興者斬、○傳摠諸侯之屬、○正義曰、指言魯人、明更有他國之人、摠諸侯之兵、而但謂魯人、峙具、楨榦為道近故也、峙具

楨榦以擬築之用、題曰楨、謂當牆兩端者也、旁曰榦、謂在牆兩邊者也、釋詁云、楨榦也、舍人曰、楨正也、築牆所立兩木也、榦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三郊三遂謂魯人三軍、周禮司徒萬二千五百家為鄉、司馬法萬二千五百人為軍、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是家出一人、一鄉為一軍、天子六軍、出有六鄉、則諸侯大國三軍、亦當出有三鄉也、周禮又云、萬二千五百人為遂、遂人職云、以歲時稽其人民、簡其兵器、以起征役、則六遂亦當出六軍、鄉為正、遂為副耳、鄭衆云、六遂之地、在王國百里之外、然則王國百里為郊、鄉在郊內、遂在郊外、釋地云、邑外謂之郊、孫炎曰、邑國都也、設百里之國、去國十里為郊、則諸侯之制亦當鄉在郊內、遂在郊外、此言三郊三遂者、三郊謂三鄉也、蓋使三鄉之民、分在四郊之內、三遂之民、分在四郊之外、鄉近於郊、故以郊言之、鄉遂之民、分在國之四面、當有四郊四遂、惟言三郊三遂者、明東郊令留守、不令峙楨榦也、上云甲戌我惟征徐戎、此云甲戌我惟築期、以至日即築、當築攻敵之壘、距堙之

萬曆十五年刊



屬兵法攻城築土為山以闕望城內謂之距堙襄六年左傳云晏弱城東陽而遂圍蔡甲寅堙之環城傳於堞杜預云堞女牆也堙土山也周城為土山及女牆宣十五年公羊傳楚子圍宋使司馬子反乘堙而闕宋城宋華元亦乘堙而出見之何休云堙距堙上城具也是攻敵城壘必有距堙知築者築距堙之屬也○傳時具至殺汝○正義曰上云無敢不逮此云無敢不供下云無敢不多文異者糧糧難備不得偏少故云無敢不逮榘榘易得惟恐闕事故云不供不供芻芟賤物惟多為善故云無敢不多量事而為文也○不供汝則有無餘之刑者言刑者非一謂合家盡刑之王肅云汝則有無餘刑父母妻子同產皆坐之無遺免之者故謂無餘之刑然入於罪隸亦不殺之鄭玄云無餘刑非殺者謂盡奴其妻子不遺其種類左軍使給廝役反則入於罪隸春臺不殺之周禮司厲云其奴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於春臺鄭玄云奴從坐而沒入縣官者男女同名鄭眾云輸於罪隸春臺人豪人之官也然不供榘榘雖是大罪未應緣坐蓋

及家人蓋亦權以脅之使勿犯耳  
○芻芟○正義曰鄭云芟乾芻也

秦誓第三十二

周書

秦穆公伐鄭

遺三帥帥師往伐之○事見魯僖公三十三年三帥謂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晉襄公帥師敗諸峭

帥色類反下註同塞也以其不假道伐而敗之囚其三帥○峭戶交反

工下還歸作秦誓

反、晉舍三帥還歸秦穆公悔過作

秦誓傳 貪鄭取敗悔而自誓 疏 秦穆至秦誓○正義曰秦穆公使孟



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三帥帥師伐鄭，未至鄭而還。晉襄公帥師敗之於峭山，囚其三帥。後晉舍三帥，得還歸於秦。秦穆公自悔已過，誓戒羣臣。史錄其誓辭，作秦誓。○傳遣三至伐之。○正義曰：左傳僖三十年，晉文公與秦穆公圍鄭，鄭使燭之武說秦伯，秦伯竊與鄭人盟，使杞子、逢孫、楊孫戍之，乃還。二十二年，杞子自鄭使告于秦，曰：鄭人使我掌其北門之管，若潛師以來，國可得也。穆公訪諸蹇叔，蹇叔曰：不可，公辭焉。乃孟明西乞術、白乙，使出師伐鄭，是遣三帥帥師往伐之事也。序言穆公伐鄭，嫌似穆公親行，故辨之耳。○傳峭，晉至三帥。○正義曰：杜預云：穀在弘農澠池縣西，築城守道，謂之塞，言其要塞盜賊之路也。峭，山險阨，是晉之要道關塞也。從秦嚮鄭，路經晉之南境，於南河之南，峭關而東，適鄭禮征伐，朝聘過人之國，必遣使假道。晉以秦不假道，故伐之。左傳僖三十二年，晉文公卒，三十三年，秦師及滑，鄭商人弦高將市於周，遇之，犒

鄭伯之命，以牛十二犒師。孟明曰：鄭有備矣，不可冀也。攻之不克，圍之不繼，吾其還也。滅滑而還。晉先軫請伐秦師，襄公在喪，墨綬經夏四月，敗秦師于殽，獲百里、孟明視、西乞術、白乙、丙以歸。是襄公親自帥師伐而敗之，囚其三帥也。春秋之例，君將不言帥師，舉其重者。此言襄公帥師，依實為文，非彼例也。又春秋經書此事云：晉人及姜戎敗秦師于殽，實是晉侯而書晉人者，杜預云：晉侯諱背喪用兵，通以賤者告也。是言晉人告魯，不言晉侯親行，而云大夫將兵，大夫賤，不合書名氏，故稱人也。直言敗秦師于殽，不言秦之將帥之名，亦諱背喪用兵，故告辭略也。○傳晉舍至，作誓。○正義曰：左傳又稱晉文公之夫人文嬴，秦女也，請三帥曰：彼實構吾二君寡君，若得而食之，不厭，君何辱討焉？使歸就戮于秦，以逞寡君之志，若何？公許之。秦伯素服郊次，嚮師而哭，曰：孤違蹇叔以辱二三子，孤之罪也。不替孟明，孤之過也。是晉舍三帥而得還秦



穆公於是悔過作誓序言還歸謂三帥還也嫌穆公身還故辨之公羊傳說此事云匹馬隻輪無及者左傳稱秦伯嚮師而哭則師亦少有還者

公曰嗟我士聽無譁傳誓其羣臣通稱士也予誓告汝

羣言之首傳衆言之本要古人有言曰民訖自若是

多盤傳言民之行已盡用順道是多樂稱古人言悔

前不順忠臣樂音洛責人斯無難惟受責俾如流是惟

艱哉傳人之有非以義責之此無難也若已有非惟

受人責即改之如水流下是惟艱哉俾必爾我心

之憂日月逾邁若弗云來傳言我心之憂欲改過自

新如日月並行過如不復云來雖欲改悔恐死及之

無所益復扶公曰至云來正義曰穆公自悔

我之朝廷之士聽我告於汝無得喧譁我誓告汝衆

已盡用順道是多樂言順善事則身大樂也見他有

非理以義責之此無難也惟已有非理受人之責即

能改之使如水之流下此事是惟難哉言已已往之

前不受人言故自悔也今我心憂欲自改過自新但

日月益為疾行如似不復云來恐已老死不得改過

也傳誓其至稱士正義曰士者男子之大號故

羣臣通稱之鄭云誓其羣臣下及萬民獨云士者舉

中之言傳言民至忠臣正義曰訖盡也自用若

順盤樂也盡用順道則有福有福則身樂故云是多

樂也稱古人言者悔前不用古人之言不順忠臣之



益○正義曰、逾益邁行也、員卽云也、言日月益爲疾行、並皆過去、如似不復云來、畏其去而不復來、夜而不復明、言已年老、前途稍近、雖欲改悔、恐死及之、不得修改身、無所益也、王肅云、年已衰老、恐命將終、日月遂往、若不云來、將不復見、日月雖欲改過、無所及、益自用改過遲晚、深自咎責之辭、**惟古之謀人則曰未就予忌**傳 惟爲我執古義之謀人、謂忠

賢蹇叔等也、則曰未成我所欲、及忌之耳、○爲于偽

反、下爲我

同、**惟今之謀人姑將以爲親**傳 惟指今事爲我所謀

之人、我且將以爲親而用之、悔前違古從今以取破

敗、**疏** 惟古至爲親、○正義曰、此穆公自說已之前過

我欲伐鄭之時、羣臣共爲謀計、惟爲我執古義

之謀人、我則曰未成我之所欲、及猜忌之、惟指今事爲我所謀之人、我且將以爲親已而用之、悔前違古

從今自取破敗也、其古之謀人、當謂忠賢之臣若蹇叔之等、今之謀人、勸穆公使伐鄭者、益謂杞子之類、國內亦當有此人、**雖則云然尚猷詢茲黃髮則罔所愆**傳 言

前雖則有云然之過、今我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

則行事無所過矣、**番番良士旅力旣愆我尚有之**傳

勇武番番之良士、雖衆力已過者、我今庶幾欲有此

人而用之、○番音波、**仡仡勇夫射御不違我尚不欲**傳 仡

仡壯勇之夫、雖射御不違、我庶幾不欲用、自悔之至

乞反、**惟截截善論言俾君子易辭我皇多有之昧**

**昧我思之**傳 惟察察便巧善爲辯、佞之言使君子迴



心易辭我前多有之，以我昧昧思之，不明故也。○截

才節

反馬云辭語截削省要也，論音辨徐敷連反，又甫淺

反馬本作偏云少也，辭約損明大辨伎之人，易羊石

音昧

如有

束脩一介臣斷斷倚無他伎，其心休休焉，其如

他伎藝，其心休休焉，樂善其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將

任之。

○介音界，馬本作介，云一介耿介，一心端慤者，字又作介，音工，佐反，斷丁亂反，又音短，倚於綺

反，又於宜反，伎其綺反，本亦作，疏雖則至不欲，○正

技，他本亦作宅，吐何反，樂音洛，義曰言我前事雖

則有云然之過，我今庶幾以道謀此黃髮賢老，受用

其言則行事無所過也，番番然勇武之善士，雖衆力

既過老而謀計深長，我庶幾欲有此人而用之，乞乞

然壯勇之夫，雖射御不有違失，而智慮淺近，我庶幾

不欲用之，自悔往前用勇壯之計失也。○惟截截至

有容。○正義曰：惟察察然使巧善為辯，佞之言能使

君子迴心，易辭我前多有之，昧昧然我思之，不明

故也，如有二心，耿介之臣，斷斷守善，倚然獨無他技

藝，而其心樂善，休休焉，其如是，則能有所容，如此

者，我將任用之，悔前用巧佞之人，今將任寬容善士

也。○傳：惟察至故也。○正義曰：截截猶察察，明辯使

巧之善，論猶辯也，由其使巧善為辨，佞之言使君子

聽之迴心，易辭皇訓大也，我前多有之，謂杞子之

等及在國從已之人，以我昧昧而闇，思之不明，故有

此輩在我側也。○傳：如有至任之。○正義曰：孔注論

語以束脩為束帶脩飾，此亦當然，一介謂一心耿介

斷斷守善之貌，休休好善之意，如有束帶脩飾，一心

耿介，斷斷然守善，倚然專一之臣，雖復無他技藝，休

休焉，好樂善道，其心行如是，則能有所容，言得此

萬曆十五年刊

皇朝



能徒守善而已，休休好善之貌，其如是，人能有所容，忍小過，寬則得衆，穆公疾技巧多端，故思斷斷無他技。人之有技，若已有之，人之彥聖，其心好之，不啻如

自其口出，是能容之。傳人之有技，若已有之，樂善之

至也，人之美聖，其心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心好之

至也，是人必能容之。音尺鼓反以保我子孫黎民

亦職有利哉。傳用此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亦

生有利哉，言能興國。疏人之至利哉，正義曰：此說

之有技，如似已自有之，見人之有美善，通聖者，其心

愛好之，不啻如自其口出，愛彼美聖，口必稱揚而薦

達之，其心愛之，又甚於只言其愛之至也，是人於已

必能含容之用，此愛好技聖之人，安我子孫衆人，則

我子孫衆人，亦生有利，人之有技，冒疾以惡之，人之

彥聖而違之，俾不達。傳見人之有技藝，蔽冒疾，害以

惡之，人之美聖而違，背壅塞之，使不得上通。音莫

烏路反，背音佩，壅報反，惡是不能容，以不能保我子孫黎民

亦曰殆哉。傳冒疾之人，是不能容人用之，不能安我

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疏人之至殆哉，正義曰：此說大佞之

行也，大佞之人，見人之有技，蔽冒疾，害以惡之，見人

之有美善，通聖者，而違背壅塞之，使不達於上，是

人之不能含容人也，用此疾惡技聖之人，不能安我

子孫衆人，則我子孫衆人，亦曰危殆哉，言其必亂邦

也。傳見人至上通，正義曰：傳以冒為覆，冒之冒，謂蔽障掩蓋之也，疾謂疾惡之，謂憎疾患害之也，見



人之美善通聖而違背之不從其言壅塞之使不得上通者是使人害賢之行也邦之杌隍

曰由一人傳杌隍不安言危也一人所任用國之傾

危曰由所任不容賢○杌五骨反隍五結反徐語折反邦之榮懷亦

尚一人之慶傳國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其所任

用賢之善也穆公陳戒背賢則危用賢則樂自誓改

前過之意疏邦之至之慶○正義曰既言賢佞行異

由所任一人之不賢也邦之光榮為民所歸亦庶幾

所任一人之有慶也言國家用賢則榮背賢則危穆

公自誓將下改前過用賢人上者也

尚書註疏卷第二十

徐福泛海載尚書百篇而來我曰本者歐陽詩而述之既已膾炙人口焉余竊意徐子駐蹕于楚野蓋其所載之書藏諸斯以免秦皇之火嗟亦幸矣然上古文運未融無有人探其秘者乎其將不傳之入藏之山石穴以擬宛委之錄乎以故其窠就泯滅則與秦火無異矣後令存于今尔乃竹牒科斗不能通曉視為殷彝周鼎以供博古則何有補于道哉然則壁中之藏與伏老之誦無論其古今文僅存于今者豈可不尸祝尊崇矣哉而安國之傳漸至東晉梅賾而顯矣其文簡質古奧不由穎達之疏則不能



書疏  
盡其義矣吾邦十三經註疏刻而行世者孝經兩雅左氏  
傳數書耳窮鄉寒士之書冊者夫以何致其蘊奧乎哉  
今自孔傳註疏以及蔡傳旁以經解者欽定註為之輔則  
尚書之義庶幾可以盡矣書肆某謀授剞劂刻為曆  
本以行于世矣使余校而句余不佞旁以嘉靖汲古閣本校之  
十易裘葛以從事鉛槧然古人校書擬之掃落葉顧  
梓工之疎爽亦不少至其遺漏則幸誤大方君子之是正  
讀者亮之安永六年丁酉夏六月書於思堂中

平安後學 朱元澄



毛詩註疏 嗣出

安永六年丁酉秋七月

平安書林

田中市兵衛  
今村八兵衛  
吉田四郎右衛門  
風月莊左衛門



